

著 蘭羅曼羅

譯 吾健李

鬥搏的死與愛

刊叢活生化文

XXIII

MA
I565.35
31

愛與死的搏鬥

ROMAIN ROLLAND

譯 吾 健 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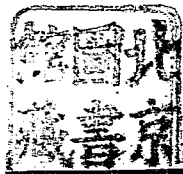
文化生活叢刊

第二十三種

B



3 2167 7405 3



這齣靠他才寫成的戲

我熱誠獻給

斯泰法·磁外格

忠實的心靈

愛歐羅巴並信奉友誼

羅曼·羅蘭 一九二四年八月

愛與死的搏鬥

序

愛與死的搏鬥是我「大革命」表冊的一葉。

從我孕育，起草這首戲劇史詩到現在，有二十五年多了。環境逼的我不得不中止。但是我決沒有放棄牠。

一九零零年，一邊看黨東在艾司高里耶●排練，一邊製作七月十四，我當時寫道：

「我越走進這痛苦和超乎人力的世界，我越覺得一首浩大的劇詩在構成；我聽見掀起的海洋吼號：法蘭西人民的伊里亞德●。良心之門從鬥拔起，沒有比這次拔的更爲猛烈。俯向靈魂的深淵，沒有比這次俯的更能向前。住在精神洞窟的不可

見的神怪，從夜晚湧現，沒有比在這電般可怖而壯麗的霎那之間湧現的更其清切。我要試探的不僅是一個過去的時代的英蹟，而是人生能力和限制的徵驗。」

依照我工作的方法，我聽觀念自爲工作。在製作這首史詩以前，我等候牠自己構成牠所有的部分。如今，牠差不多已經完成了。牠慢慢在成熟，同時我耕着其他毗連的田野：約翰·克芮斯道夫，高拉·布洛寧，同時我着手入迷的靈魂的田野。在我日落之前，我能夠有時間刈穫我的麥子嗎？我不知道；但是不必管牠。一時有一時的苦樂！

我不應該在這裏不等到期就揭露成篇的草稿。牠們在我的思想裏面形成一首「大革命」的戲劇「皆司特」^①。弄過藝術製作的人，知道幼果沒有熟透，千萬不應揭皮。作品一經東家和主人公開，猶如剛斗勒王之妻，^②就不再屬於他了。所以，除非牠已然告成，否則，他不要給人看見！

我僅僅要說，這十二夾葉的表冊，彷彿胡鬧的諷喻詩，在戲劇附近保住牠的地位，又彷彿田野詩，把牠的巢穴留在騷亂的森林，未嘗不想做一場民衆的颶風的萬籟齊鳴的

景色。起始，我們看見社會的狂飈遠遠在艾爾穆龍維勒的福辣高納爾的天空出現，在一腦海市蜃樓的先驅者的晚年，牠跑着，以襲擊的步伐推倒牆壁，具有歡樂詠的清新的愉快（七月十四）。牠喚醒睡在人心底層的精靈；牠破壞的力量被「巫士門徒」鬆開，逃出意志的把握。牠壓下來，把白里翁傾在奧薩之上，吉隆德派，高爾德里耶派，雅高班派，黨東和洛布斯比耶，電極的巨靈之上（羣狼，理性的勝利，黨東，再有一齣洛布斯比耶就齊全了）。把過去和破壞者毀滅了之後，牠迅即飛起，離開焰煙環繞的田野。凝聚的紅雲下陷了，去更新的世界遠了，同時，在「尾聲」，「大革命」被幽禁了，一小羣法蘭西帝國的流亡者，王黨，弑王者，言歸於好的仇敵，在瑞士的一個山谷，在玉辣（祖國之門）的另一坡頭，感味着回到他們激蕩的心田的和平與上天永久的沈默，人人可有的和平與沈默。

假如最近，不願新的企圖，我能夠重理這些中斷的工作，却是憑了我外國朋友的督促。颶風括過了一七九三年的法蘭西，在後面留下一道漸將熄滅的火浪，向東方繼續着

牠的行程；牠一直奔往德意志和俄羅斯的平原；「司命」飛出西方的窠巢，嚙着其他民族的靈魂，同時，我們的靈魂，疲乏了，沈沈地睡着。我們國約會議的人們的熱情，在我們的血裏熄了，燃起遠方的熱情。柏林和莫斯科認識牠們。在柏林發生革命戰爭的第二天，黨東在馬克斯·賴因哈特的圓型劇院的演出，給觀衆兜起一種絕大的作用。因為這些演出彷彿是歷史的穹窿底下整日交鋒的一個回聲。羣狼撼動了德意志，捷克，斯拉夫，俄羅斯的靈魂，甚至於最近幾個月，撼動了地震毀傷的東京的靈魂。國家的安全和個人良心的衝突——「公衆的安全」拿來和「永生的安全」抗衡——的悲慘問題，重新變成現實了。——著名的歐羅巴人斯泰法·礮外格十五年以來是我最忠實的朋友和最好的顧問，不斷地提醒我，好比我作家的早年的功課之一，修削「大革命」的血山的石匠的企圖。所以我方才又把斧子掄向巉巖；這裏是我這個春天斫下來的第一塊石頭。我在上面刻下礮外格的名子。沒有他，這塊石頭還要繼續在地下睡眠。

熟悉法蘭西「大革命」的人們，一眼就全看出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做我悲慘的搏鬥的題旨。盧外的回憶錄，供給這被通緝的犯人所經的非常遭遇，見棄於他所有的朋友，知道自己沒有救，從吉隆德回到死之咽喉，巴黎，捧着他懸賞的頭，走遍全法蘭西，就為在牠墮地之前，吻吻愛人的嘴。

從這愛人的形態，可以尋見索菲·貢道爾塞的朦朧的面容，喀巴尼斯的女朋友的憂鬱的韻致。傑洛穆·顧爾茹瓦希耶的姓名和性格，喚起百科全書僅存的一個編纂和天才拉茹瓦希耶的雙重殉難；然而，這裏的主調却來自貢道爾塞，一付勝利者的額頭，一張屈服者的嘴，藏在他盧森堡的鴿樓，心裏是死，眼裏是光，在服毒之前，寫下人類精神的進步的「信約」，用信仰的呼聲煞尾：「科學要征服死亡。」——達朗拜說他是「雪底下的火山」……過了一七九三年可怕的冬天，映着三月的太陽，雪差不多沒有開始溶解，展開了這齣戲的動作。但是，火在所有凍結的心腑育，達朗拜的話可以指說當時任何人。我真還想拿牠做我搏鬥的標題。

我隨意處理我的英雄（顧爾茹瓦希耶敘述國約議會開會的情形，就十分顯然）一定要請史家原諒。在我的民衆劇院，在大革命戲劇的序言，最近在孟泰絲那的美利堅版本的序言，我已然多次詮述我對於歷史的藝術概念。對於我，牠是自然的熱情與力的一個儲水池。我就而汲取。我從洞底搜捕人類的猛獸，千頭的動物民衆和鬥士。我不擔心把他們弄的相似：因為他們永在。我記起來開朗吉羅所給的卓然的指示，他在彫刻——不是勞鑿曹——而是「思想者」。

「不出一百年，他就逼肖了。」

詩人的角色是唱，如若可能的話，「永生永世」之歌。史劇的藝術能力，其在於牠的永遠如此者多於牠的曾經如此。一七九三年的颶風還在人世盤旋。我們聽見鄰近的森林咆哮在響。我們自己在「德賴夫斯事件」的時候，拿我們的毛同羣狼的毛磨。在巴黎，某次呂麥的民衆劇院演出（尤賴斯演說的那一次），我聽見一般觀衆的談話，天真爛漫，用力想從黨東，洛布斯比耶，法笛耶等等，尋出尤賴斯，蓋德其他我不願意

指明的人來；自然，觀衆尋到了。從此以後，我們半人半神，似人似牛的仙怪，在莫斯科再度顯身，比往昔還要激動人心。他們永遠重生，這些人類「原子」不斷在浦洛代的一千零一面網之下再顯。對於我，他們即是歷史的情趣和財寶。日子活的比個體——墳土喫掉他們的面孔——長久，「力」起初寄寓在這些肉體之後，便搬到別的地方去了。

但是，從這消逝的年月，我未嘗不想在我的畫面留下牠們個別的光亮，因為一天有一天的光亮。我用那衣繡這些熱情的文筆的顏色，盡力寫製這些「大革命」戲劇。我不想給自己掩飾這種古舊形式的危險，容易惹起一部分觀衆和詮譯者誤解。盧騷熾熱的口才，經洛布斯比耶開成溝渠，或者道出工廠銜洗垃圾（莎士比亞型的馬恩懇·皮斯，黨東，撒出來的）的沸騰險急的洩流，需要讀者和演員知道怎樣解開牠圓潤的誇張的襁褓，在過分造作的文字之中，想法打動癱直或者拘攣的靈魂。這種演說的話言不止引起一種誤會，而外國的詮譯者——甚於法蘭西的詮譯者——簡直無從避免；因為他們就沒有承受我們感覺樣式的本能的傳統。而且，即是我們，也不止一人曾經差誤。智

蘇如泰尼，都不能夠（也許因為不情願，）透過文字音節的人為鋪張，或者走出咬文嚼字的煙霧迷漫，理解國約議會學究們吞噬的熱情，可怕的誠實。他們一手握着斧子，一手捧着他們的頭，——羣身首分離的聖約翰！要想瞭解這種音樂，必須聽聆一節一節的音響在每條弦上的顫動：憎恨，愛情，死亡……：你不妨用手握握牠！燒在手心……

所以，我如若把這齣悲劇叫做一種「搏鬥」，是因為搏鬥在「孤注一擲」……

『我的王國換一匹馬！』駝背的暴君芮恰德在戰場喊着……：狂風暴雨過去了……我的生命換一道電！——我失掉生命。我已然贏了。

羅曼·羅蘭 一九二四八月

一九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蘇東在新劇院 Nouveau Théâtre 上演，由艾司高里耶俱樂部 Cercle des Escholiers 演出。

- ① 伊里亞德 *Iliade* 是史詩的最大傑作，共二十四卷，敘述希臘和特洛伊的十年戰爭，相傳爲荷馬 *Homère* 所作。特洛伊又名伊里翁 *Ilion*，所以詩篇叫做伊里亞德。內容雖屬希臘遠征的英烈事蹟，實際却是一幅古代希臘文化的完美寫照。羅曼·羅蘭把伊里亞德借做普通名詞「史詩」的意思。
- ② 「昔司特」*Geste* 是「動作」的意思，通常專指法蘭西中古世紀的史詩或者敘事詩。全名應當做爲「昔司特之歌」*Les chansons de geste*，大都歌頌傳說中的英雄，伴以音樂，在民間流行。羅曼·羅蘭借做「史詩」的意思。
- ③ 剛斗勒 *Candaule* 相傳是里狄 *Lydie* 的海辣克里德 *Hercules* 朝的末一個君主，約在紀元前八世紀。他以爲他的皇后妮西亞 *Nyssia* 是絕代美人，去掉她的面網，叫他的寵倖吉傑斯 *Gyges* 欣賞。妮西亞看見吉傑斯設法叫他試掉剛斗勒，做了里狄的君主。
- ④ 艾爾穆龍維勒 *Ermenonville* 是盧騷去世的地方，在巴黎的東北，距離二十七哩。這裏原來是一片沼澤荒丘，一七六三年爲吉辣旦侯爵 *Le Marquis de Girardin* 購去，改成英吉利式的花園，當時極受盧騷愛賞。一七七八年五月二十日，盧騷夫婦接受侯爵的邀請，前往居住。七月二日或三日，盧騷便在這裏去世。他是新教徒，不得埋在天主教的教區，所以就葬在花園裏面一座小島上，二十米狹長，十

五米突寬，四周全是白楊（譯者曾經瞻拜過，記得一共是十八棵，所以叫做白楊島，中間是他的墓塚。
 福辣高辣爾 Jean-Honoré Fragonard 是法蘭西十八世紀後期的著名畫家，一七三二年生，一八零六年死，「大革命」時代避在故鄉羅曼·羅蘭的意思似乎是說艾爾穆龍維勒的靈遊可以從福辣高辣爾的風景畫裏面尋找。

這裏的「先驅者」就是盧騷。一七六二年，盧騷發表他著名的民約論 *Le Contrat Social*，到了「大革命」暴發的初期，幾乎成了家傳戶誦的經典。聖·艾先 *Rabaut Saint-Etienne*，「大革命」時代的一個著名演說家，從一七九一年起，就把這本小書稱做「自由的信條」。依照德·斯塔艾勒 De Staël 夫人，拿破崙有一天談起盧騷，說：「也就是他，是革命的原因。」相傳路易十六在監獄裏面，「痛苦地承認」盧騷和渥爾泰 *Voltaire*。「毀了法蘭西」雨果在孤星淚裏面，讓喀夫洛實 *Cavroche* 唱一首關於路易十六的小歌：

「他倒在地上，

渥爾泰的錯兒，

鼻子跌在河裏，

盧騷的錯兒

一七九零年六月二十三日，一座盧騷的影像獻給議會；擺在富蘭克林和華盛頓的影像中間。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議會公決立像紀念盧騷，頒給他的寡婦恤金。一七九四年四月十四日，國約議會公決國葬盧騷，十月十一日棺柩運入巴黎國葬館。白楊島餘下的是一座空塚。

⑥ 歡樂詠 *L'Ode à la Joie* 是大音樂家貝多芬的名曲。他在心情陰鬱之後，長夜之中，寫出他喜悅的音樂。「貝多芬的憂鬱要由人世負責，他生性欣快，企指的祇是歡悅。」參閱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

⑦ 「巫士門徒」*L'Apprenti-Sorcier* 的典故不知道出在什麼地方。意思並不晦澀，是說笨手笨腳的巫士，放開了「社會的狂瀾」，也就是說「大革命」的「先驅者」或者那一類的先知。

⑧ 白里翁 *Pelion* 和奧薩 *Ossa* 是希臘兩座大山，相傳巨靈反抗宙斯 *Zeus*，把白里翁搬在奧薩上面，指望爬到天上。山倒了，巨靈毀滅了。白里翁的今名是浦萊西第 *Plessidi*，奧薩是基掃洛 *Kissoro*。通常說做勞而無功。

⑨ 吉隆德派 *Les Girondins* 是法蘭西「大革命」時代外省議員的政黨。吉隆德是法蘭西的西南一省，鄰近大西洋，得名於吉隆德灣。省會是包爾斗 *Bordeaux*，著名產葡萄酒的地方。一七九一年十月

一日，立憲議會解散，外省議員以吉隆德省議員爲中心，形成立法議會的左派，人數約在百名以上，主張激烈，發動推翻王室，向奧地利宣戰，拘囚教士，虐待流亡的貴族。他們的中心人物之一是文人布芮暨 Brissot，所以又叫做布芮暨派。他們接受羅蘭 Roland 夫人的指導，拒絕和黨東 Danton 合作。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二日，黨東與洛布斯比耶等開始逮捕吉隆德派議員，十月三十一日，有二十二名上了斷頭臺。逃到外省，煽動叛亂的，也十九陸續伏法。

高爾德里耶派 Les Cordeliers 的正其名稱應當是「公民人權之友社」Société des Amis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高爾德里耶的意思是「以繩繫腰者」，天主教的一派，一七九零年，路易十字軍遠征歸來，傳入巴黎，在大學佔有絕大勢力。一七九零年，僧院被革命黨佔據，並以爲名，成立高爾德里耶俱樂部。該派領袖有黨東、馬辣 Marat、海拜爾 Hérbert 等人，馬辣 主編的人民之友 L'Ami du Peuple 是他們的喉舌，所執政見往往比雅高班派還要激烈。他們是熱情時始終站在發動的立場。全盛時期是一七九二年，馬辣死了以後，就越來越衰微了。

雅高班派的創立者是三個律師，其後有米辣保 Mirabeau、白地翁 Fétion、洛布斯比耶等人加入，與「憲法之友社」Société des Amis de la Constitution 合作，佔據巴黎的雅高班僧院。

成立雅高班俱樂部，正式的稱呼是「平等自由之友社」Société de l'Égalité et de la Liberté。一七九零年有一千一百名社員，到立憲議會解散的時候，已然在外省有了四百零六支部。他們是流著的，猶如他們的領袖洛布希耶，是冷靜而且有計劃的。該派形成議會的幹部，始終擁護洛布希耶，支持政治委員會；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洛布希耶被捕，該派也就瓦解了。

黨東 Georges-Jacques Danton 是法蘭西「大革命」一個著名的領袖，一七五九年生，一七九四年死於斷頭臺。律師出身，擅長演說，一切暴動差不多全是他煽起來的。他有熱情的民衆做他的後盾，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民衆攻入王宮，拘囚路易十六，黨東參加新政府，做司法總長。他在國約議會隸屬山嶽黨，被選為政治委員會委員，組織國防軍，創立法蘭西陸軍強大的根基，同時歷年逃亡在外省的吉隆德派的叛變。爲人慵懶，財務不清，生活放逸，不斷成爲反對者攻擊的口實。他發動恐怖政策，然而洛布希耶排除異己，並不受他歡迎。所以，強鄰壓境，他在議會演說：「我們需要大起膽子幹，還要大起膽子幹，永遠要大起膽子幹。」法蘭西就有救了。最後，不滿意於洛布希耶的殘酷，他曾說：「我願意自己上斷頭臺，也不願意再看別人上斷頭臺……而且，我厭倦人類！」然而，他熱烈愛他的祖國，風聞洛布希耶比耶預備捉他，朋友勸他逃走，他回了一句：「我能夠把祖國帶在我的鞋底嗎？」一七九四年三月三十

一日，早晨六點鐘，他在家裏被捕，四月五日同他的朋友上了斷頭臺。死的那一天，有人記載：「溫暖的春天，樹全開花了……生命多年以來還沒有這樣快樂過。」在愛與死的掩門裏面，羅曼·羅蘭借帶已。巴姚的嘴說出當時的天氣：「今天是開春第一個美好的天氣……」同時，勞利伊絲塔說：「慶祝春天又到了丁香花開的時候！」

洛布斯比耶 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 是法蘭西「大革命」另一個著名的領袖，一七五八年生，一七九四年死於斷頭臺。他是法蘭西北部以地籠聞名的阿辣司 Arras 人，所以，法萊在愛與死的掩門裏面說：「那第一號的偽君子，那獐頭鼠目的阿辣司人，就是洛布斯比耶。他有名的清廉，馬辣達了他一個綽號『Incorruptible』。他確實是一個正人君子。他的壞處也就在這一點。他在民衆暗殺號寒之際專門講道德，殺敵人，最可笑的是他後來叫國約議會議決神的存在與靈魂不死。」參閱巴金翻譯的黨東之死的附錄。他厭惡「理性」的崇拜，設法殺掉主要的信徒。他厭惡黨東的腐敗，嫉他的權威（因為他需要權威），殺掉他和他的同黨。他在議會宣布逮捕黨東：「我們今天倒要看看，國約議會能夠不能夠剷除一個早就腐爛了的所謂的偶像，看看牠倒下的時候，是不是要壓扁了國約議會和法蘭西人民！」他拿眼睛瞪住了勒讓紐，黨東的一個黨徒，接下去道：「打移搬的人就有罪！」

他不許莫東在法庭辯護。莫東拿拳頭向空裏搖道：「卑鄙的洛布斯！耶斯！頭套也有你的份兒！你要隨我來的！」不出三個月，他去了。他是道德和恐怖化身。他以為：「道德離開了恐怖是有毒的，恐怖離開了道德是無力的。」在他的恐怖和道德統治之下，巴黎處決了二千七百五十個人，裏面十之七八是窮人。

⑩ 玉鍊 Jura 山，在法蘭西東部和瑞士的交界的地方，以山名設省，省會即法萊慈。蘆索非逃往的道勒 Dole。

⑪ 馬克斯·賴因哈特 Max Reinhardt 是現代著名的戲劇導演，一八七三年生於維也納附近。一八九四年開始在柏林演劇，一九零二年陞為劇院經理，導演名劇，或歌或美，以迄於今。

⑫ 斯泰法·磁外格 Stefan Zweig 是羅曼·羅蘭的至友，一八八一年生於維也納。他一九零一年開始文學生涯，最為人稱道的是他的評傳，他的羅曼·羅蘭傳，有楊人梗的譯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⑬ 愛與死的搏鬥原文是 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搏鬥」的翻譯並不正確。譯做「遊戲」太濶廣泛；譯做「角逐」例如夏萊蒂和徐培仁的翻譯，好是好，然而還不如「搏鬥」貼切，參看序文末兩段就明白。「搏鬥」兩個字是疊韻，不響亮，沒有生命；「角逐」又是疊聲，不響亮。熱情的朋友建

「擲門」譯者雖說採用了，希望中國讀者仍把他當做「擲藩」看。

● 盧外 Louvet de Couvrai 是巴黎人，一七六零年生，一七七七死。二十七歲的時候，他寫了一部通俗小說浮布拉斯 Les Aventures du Chevalier Fambias，直到現在，還有人喜歡看。一七九零年，他參加雅高班俱樂部，其後當選為國約議會議員。羅蘭組閣的時代，他是哨兵 La Sentinelle 的主筆。一七九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在議會發表他驚人的演說，攻擊洛布斯比耶。羅蘭誦讀政府的公文，暗示洛布斯比耶主動九月的屠殺事件，後者生了氣，跳起來說：「沒有人敢當着我控告我的！」盧外不加思索，立即隨上講壇道：「有我是的，洛布斯比耶！我控告你早已就在屠殺最純潔的愛國者……我控告你不斷地叫人把你當做一個偶像崇拜……我控告你妄想獨攬大權……」他的控告沒有實證，就是吉隆德派也沒有完全讚助。但是，他却給吉隆德派結了一個死對頭。他是吉隆德派十六個沒有死的議員中間的一個。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他同他的太太勞到伊絲喀 Lodoviska 迷往玉辣山。其後他私下回到巴黎。洛布斯比耶死了以後，他回到國約議會，做主席，做政治委員會委員。年輕時候，他相當荒唐，所以常常發病。法萊敘述逃亡的情形，說：「我的病又發作了。我疼的不得了。走路喫了力，我就是一身的汗。」

● 索菲·貢道爾塞 Sophie de Condorcet 同喀巴尼斯夫人是姊妹，一七六四年生，一八二二年死。一

七八六年，嫁於貢道爾塞，和丈夫同時被捕，洛布斯比耶死了以後，才放出來。一七九八年，她譯出司密斯 Adam Smith 的道德情緒的原由 *Theorie des Sentiments moraux* 出版，後面附上自己研
究「同情」的八封信。她的父姓是德·格怒實 *De Grouchy*。

- 喀巴尼斯 *Pierre-Jean-Georges Cabanis* 是法蘭西一個著名的醫生，主張觀念論的哲學家，一七五七年生，一八零八年死。他是前期革命家米辣保的朋友，一七九一年，發表關於後者病死的日記。他又是貢道爾塞的至友，拿辭藥給他自殺，收集他的遺作，整理出來付印。他在大學教書，拿破崙任命他做參議院議員。他重要的著作是一八零二年的體性論 *Traité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

- 拉燕瓦希耶 *Antoine-Laurent Lavoisier* 是世界聞名的大化學家，巴黎人，一七四三年生，一七九四年死於斷頭臺。他是近代化學創始人之一，立下著名的物質存在律：「無物自亡，無物自生。」養氣是他發見的。對於革命政府的噤穴，他有絕大的貢獻。他因為做實驗需要錢，謀了一個田賦的官職，不料為了這個官職，他和二十八個同事，不分皂白，全叫洛布斯比耶送上了斷頭臺。

- 貢道爾塞 *Marquis de Condorcet* 是法蘭西一個著名的數學家，哲學家，和喀巴尼斯是連襟，一

七四三年生，一七八四年死。四歲死掉父親，孤苦勤學，十六歲宣讀他的數學論文，得到學者達朗拜 *D'Alembert* 的推獎。一七六八年，刊行分析放論 *Essais D'Analyse*，他被選做科學學會會員。一七七零年，他被任命為該會終身秘書。他是達朗拜的遺囑執行人。一七八二年，他當選為國家學會會員。一七七零年，由達朗拜的介紹，他見到渥爾泰；一七八七年，他發表了一部渥爾泰傳。所以，羅曼·羅蘭給顧爾茹瓦希耶的客廳放了一尊渥爾泰的半身影像。一七九二年，他做立法議會的主席，國約議會決定路易十六的命運，但主張處以最大的懲治，然而不是死刑。他和吉隆德派說得好，頭腦雖說清楚，然而惹人厭煩。羅蘭夫人說他是『美酒滲在棉絮裏面』，芮法洛勒 Rivarol 以為『他是用雅片在鉛紙上寫字』。他的議席在極左的邊緣。一七九三年，吉隆德派主編的憲法草案付印，前面有他一篇序，招下山獄黨的仇恨。他避在盧森堡公園旁邊外爾迺 Vernet 夫人的住宅，現今賽爾望道尼 Servandoni 街的十五號門牌。他在這裏隱藏了八個月，只有他忠心的太太素菲每天化了裝來看他。沒有參考書，他在那裏寫成他最後的傑作人類精神的進步 Esquiss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他在一七八九年以前的歷史分成九期，追溯人類文化的進展，推測未來發展的途徑。一七九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聽說明天軍警要搜查外爾迺 夫人的住宅，不願意再連累他的女恩主和他的太太，他裝做一個工

人，懷裏攜着他心愛的浩辣斯 Horace 集子，帶着喀巴尼斯送他的毒藥丸子，他逃出了巴黎。朋友不敢收留他，他在樹林峯巒之間徘徊了一天，終於在一家酒店被捕，押在皇后鎮 Bourg-la-Reine 的牢獄。第二天（三月二十九日）早晨，獄卒發見他已然服毒自盡了。

① 達朗拜 Jean Le Rond D'Alembert 是湯散 Tencin 夫人的私生子，由一個窮玻璃匠的女主人撫養大，後來成了名，湯散夫人想認他，他却不肯了。巴黎人，一七一七年生，一七八三年死。他是百科全書的主編之一，國家學會的終身秘書，以數學名於世。賈道爾塞可以說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他在賈道爾塞的一本名人傳記前面寫着：「公平，恰切，知識，明晰，正確，欣賞，雅緻與高貴。」

② 國約議會 Convention 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第三次的國會。第一次是國家議會 Assemblée nationale（一七八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成立）從七月九日起，改稱立憲議會 Assemblée Constituante。第二次是立法議會 Assemblée législative（一七九一年十月一日成立）可以說是吉隆德派活躍的時期，向奧地利宣戰，拘囚路易十六，招集國約議會。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國約議會正式開會，宣布共和國成立。牠是直接屬於人民的，所以，也就是最高的機關。牠一出現，舊東西全不算賬，一切重新做起。但是，重大的外患過去了，路易十六拘禁了，牠主要的職責是制定約法，然而實際的活動（各

黨各派)却集中在政治權的爭取。原來是左派的吉隆德派，如今反而做了右派，黨心壹意想主宰議會，因為步驟不齊，意見紛亂，擱下自己的墳墓。他們的死對頭是山嶽黨 Les Montagnards，坐在議場最高的長凳，露鴉一樣等著攫捕的時機。兩派的爭執並非因為誰比誰更革命，更無神：在這兩點上，吉隆德派祇有比山嶽黨激烈。介乎二者之間，是隨風轉舵，老成持重的平原派 La Plaine。或者沼澤派 Le Marais。起初，平原派大都投票贊同吉隆德派的主張，所以，國約議會是吉隆德派的勢力範圍，也就是說，外省議員的活動場所。山嶽黨僅僅限於巴黎和少數外省的議員。他們的力量在公社 La Commune，在俱樂部，特別是雅高班俱樂部。所以，吉隆德派和山嶽黨的仇恨，實際是國約議會和公社，巴黎和外省的對立。一方面以為巴黎不過是全國一個城市，不應當時刻站在領導的地位，一方面以為巴黎是法蘭西的心臟，外省應當聽從他的指示。吉隆德派的錯誤是在把黨東排擠出去，和洛布斯比耶攜手。山嶽黨要的是實際的政權，牠抓住了政府，封鎖住吉隆德派的出路。但是，除掉吉隆德派的對頭，山嶽黨的內部却起了巨頭的衝突。洛布斯比耶藉端殺掉黨東。他就是黨，黨就是政府，洛布斯比耶足足夠了。三個月。所以，洛布斯比耶一死，國約議會完全改換面目了。得勢的是中立的平原派。這「動也不動」的騎牆派，漁人得利。國約議會可以分成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吉隆德派的統治，從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

一日到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第二時期是山嶽黨的統制，到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終止；第三時期是平原派的統治，到一七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國約議會宣布解散終止。

- 其實道是同一影像。一五一九年，米開朗吉羅給翡冷翠的聖·勞羅曹教堂 San-Lorenzo 影刻麥笛齊 Medicis 王室的墓塚，到一五三四年為止，或斷或續，僅僅完成兩座，一座是朱連 Julien，勒穆爾公爵 Duc de Nemours，一座是勞羅曹二世 Laurent II，烏爾畢怒公爵 Duc D'Urbino。每付棺槨上面，斜躺著兩個自然現象的化身，朱連上面是「日」與「夜」，勞羅曹二世上面是「黃昏」與「黎明」。再往上去，在神龕裏面，是死者的影像，坐著的姿勢：一個是安詳，微笑，和悅；一個是低頭，思維——通常叫做「思想者」Il Penseroso。羅曼·羅蘭用意在指出米開朗吉羅注意的是永久的真實，不是照像式的真實，像不像勞羅曹二世，藝術家（尤其是我們後人）並不在乎，我們的興趣在牠徵象一個「思想者」而不在牠活似一個勞羅曹二世。

- 「德賴夫斯事件」L'affaire Dreyfus 是法蘭西一八九四年到一九零六年的一個大案件。德賴夫斯 Alfred Dreyfus 是阿勒薩司的猶太人，做砲兵隊長。一八九四年，他被控把軍事上的秘密信件賣給一個外國間諜，流放在荒島 L'Île du Diable。同時，參議院議員 Scheurer-Kestner

和罪犯家族以及社會人士，聲明該信件是 Esterhazy 將軍捏造出來的。陸軍法庭宣告 Esterhazy 將軍無罪。文豪左拉指斥法庭受賄。法庭判決左拉一年監禁，罰鍰三千佛郎，結果上訴撤消。一八九八年

四月二日，陸軍法庭的承審官 Henry 中佐，承認他在一八九六年製造偽件，交給部長 Cavaignac

一八九八年在國會宣讀，證明德賴夫斯是一個賣國賊。Henry 中佐被捕下獄，自殺了。於是，德賴夫斯重付審判，經過數年的擾攘，終於在一八九九年得到 Loubet 總統的特赦。這個大案件當時成爲法國內政上唯一的事件，燃起宗教的熱情，破除舊日黨派的拘囿，把全國分成兩大敵壘。

呂參 Louis Lumet 是法蘭西民衆劇運的先驅者，一八九七年七月三日，與友人在巴黎創辦公民劇院 Theatre civique。羅曼·羅蘭的黨東即以援助罷工工人名義會在該院上演。一八九九年，劇變雜誌 Revue d'art dramatique 應發五百法郎，徵求最佳的民衆劇院計劃書，二人同爲審查委員。

尤賴斯 Jean-Léon Jaurès 是法蘭西近代一個著名的政黨領袖，一八五九年生，一九一四年在巴黎爲人暗殺。關於德賴夫斯事件，他的意見收在他一八九八年的試驗 Les Preuves。他最大膽的工作是社會主義史 L'Histoire socialiste 的編纂，關於法蘭西「大革命」的部分，是他一個人寫的。他是社會黨議員，專門研究工人問題。德賴夫斯重審的宣言就在他主編的日報小共和國 La Petite

Republique 上面發表。一九零四年，他創立人道日報 *L'Humanité*。

- 法笛耶 *Marc-Guillaume-Albert Vadier* 是國約議會的議員，一七三六年生，一八二八年亡命在比利時死掉。他是山嶽黨的議員，一七九二年九月十四日，被推為公安委員會委員。洛布斯比耶要求議會公決黨軍死刑，他遠心投票讚成，其後變成洛布斯比耶的政敵，專門在議會尋話取笑他。

- 蓋德 *Mathieu-Basile-Jules Guesde* 是法蘭西工黨的領袖，一八四五年生，一九二二年死。一八七一年，法院判他六年徒刑，他逃往意大利瑞士，一八七七年返國，任平等日報 *L'Égalité* 的主筆。他和馬克司等建議階級鬥爭，一八八零年工黨通過採用。他反對社會主義的可能學說。

- 浦洛代 *Prote* 是希臘神話裏面的一個海神。他的責任是看管 *Poseidon* 的珍禽異獸，預知未來，有變化身形的本領。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魚尾。

- 關於盧騷同洛布斯比耶的關係，巴金有一篇文章曾經敘到。洛布斯比耶曾見盧騷，在後者去世四十天以前，是一七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洛布斯比耶向他的友人述說會見的經過道：「他（盧騷）把我留在艾爾穆羅維勒花園的濃蔭裏，一直到午夜。他心裏充滿着憂鬱……他是一個最敏感的人，然而那班造謠中傷者却把他形容做一個怪物……朋友，聽我說！我剛剛說兩句恭維的話，他便阻止了我，他對

說，恭維不過是一種粗劣的假話，在那裏面就藏着憎恨與陷害。他不是指我說的。他是指那般虛偽的人……過後不久，他便現露出他的好心與坦白……他教我怎樣知道我自己。我還是很年青。他教我重視個性的尊嚴，他教我遵守社會秩序的偉大原理……」洛布斯比耶沈默：「平時他是嚴肅的，古板的，忽然叫了起來：『呵，你偉大的人。我在你的晚年看見了你。這個記憶對於我便是快樂的泉源。我仔細地看過你的可敬的面容，我看見人們的罪惡在你的臉上刻劃的那些憂愁的痕跡。』」（巴金翻譯，參閱他在文匯報發表的盧騷與羅伯斯比爾）

馬恩德·皮斯 Manneken-Pis 是「撒尿的娃娃」的意思。這是一個胖小娃娃銅像，一六一九年 Duquesnoy 彫刻，在比利時京城的一個街角，一個小手握着陽具，撒尿似地往外噴水。關於他的傳說很多，有的說他是一個富翁的兒子，走失了，後來父親在街角尋到他，就在尋到的地方立了這麼一個銅像做紀念。有的說：一位王子便閉了許久，後來忽然撒尿了，却怎麼也不停留。（譯者曾經目視，小怪樣子十分可愛。）

黨東通常被人看做莎士比亞的史劇人物。馬德蘭 Louis Madelin 在他的名著法蘭西大革命說到黨東就刑前和詩人朋友取笑：「黨東嘲笑道：『詩！不到一星期，你就做出來了！』直到他最後的展

光，他是莎士比亞型！）法文的「詩」和「韻」是一個字（Vers）。磯外格在他的羅曼·羅蘭傳的第二編第十章曾經證解道：「法國不會產生伊里亞德，却存留有許多。法國的英雄比詩人做的工作更為出色。沒有莎士比亞歌頌他們的事蹟；但是，斷頭臺上的黨東，便是莎士比亞精神的人格化。」（楊人橋翻譯）

羅曼·羅蘭把黨東喻做「撒尿的娃娃」，又喻做莎士比亞的史劇人物，意思是：黨東是一個偉大的天真人物，信口胡扯，漫不在意。

● 莎士比亞的芮恰德三世 King Richard the Third 的第五幕第四場：「鶩號進來芮恰德王。」

「芮恰德王，一匹馬！一匹馬！我的王國換一匹馬！」

開磯白：「走罷，陛下，我幫你去弄一匹馬。」

芮恰德王：「双才！我已經拿我的性命孤注一擲了。我要抵抗一下骰子的運氣。我覺得戰場還見有六個芮赤蒙德 Richmond，我今天已經殺了五個，就是沒有殺掉他。——一匹馬！一匹馬！我的

王國換一匹馬！」

芮恰德王叫芮赤蒙德追上殺掉。

人物

傑洛穆·願爾茹瓦希耶 國約議會議員，六十歲。

索菲·願爾茹瓦希耶 他的妻，三十五歲。

克樓德·法萊 被通緝的吉隆德省議員，三十歲。

拉薩爾·喀爾魯 政治委員會委員，四十一歲。

帶尼·巴姚 六十五歲。

浩辣斯·布驥 二十五歲。

勞到伊絲喀·斯芮齊耶 二十五歲。

克勞芮絲·藤西 十七歲。

克萊巴 公安委員會代表。

狄冒萊翁 緝查。

杜散 緝查。

「鹽皮」 女緝查。

巴黎，顧爾茹瓦希耶住宅，一七九四年三月月捕。

路易十六時代的客廳，門窗寬大，裝玻璃，位於底層，高出花園三級。

後牆中間是玻璃門，大敞着，走下臺階三層，通到花園。陽光照着小小花園，絢爛一片。從門洞當中望出，看見一棵美麗的紫丁香，開着花；花園緊底，牆把街隔開。牆並不高；一個小孩子爬上右角的界石，就可以從牆頭看到街心。牆上天空的晚霞，越來越深，慢慢滅掉。

客廳內部：

(一) 左方兩座門，一個靠近腳燈，一個靠近花園。後者開開，可以瞥見寢室的一角。在二者之間，左牆當中，一座大理石高壁爐，上面放着一尊溫爾泰的半身影像。後邊是一面大鏡。壁爐左手，一張路易十六時代的寫字檯，寫

字檯左手，介乎寫字檯與靠近腳燈的內門，孤另另擺着一些矮椅，供人一旁談話之用。壁爐的突出，寫字檯和一座中國屏風正好幫他們遮住花園的視線。

(二) 右方：一座門對着左牆靠近花園的門。牠一開開，可以瞥見一座旋轉的梯身，梯頭的一角，下到面街的底層房間的開頭幾級樓梯。對着大理石壁爐，一座臨街的窗戶。窗戶的左右，兩幅十八世紀高大的畫像，上面是這家的主人和主婦；主婦有二十歲，扮做神話裏面田野的人物；主人是狄德洛的裝梳，室內衣著，赤頭，頭裹着一條圍巾，工作，演說的神態。他們和對面壁爐上微笑的渥爾泰的半身影像十分配合。顯爾茹瓦希耶夫人的畫像（最靠近腳燈的一幅）下面，一張高大的鋼弦琴，形成另一個密談的地點。

一般的印象是一所精緻的住宅，風韻高雅，習於奢華，然而顯出催促，零亂和荒廢的痕跡。矗立的壁爐是空的；臨完要燃起一團微火。寫字檯和桌子堆滿了紙張，上面放着幾杯咖啡。天花板的燭盤荒着不用。回頭只有一枝燭臺給全場打亮。

第一場

幕起的時候，一個小小的茶會——兩位年輕婦人（索菲·顛爾茹瓦希耶和勞到伊絲喀·斯芮齊耶）

一位年輕女孩子（克勞芮絲·蘇西），一位年輕軍官（浩辣斯·布囉）和一位老者（帶尼·巴姚）——

手牽手，圍着那株開花的丁香跳舞，一邊唱着格賴蒂的環舞國曲：『天真回來了。』●

帶尼·巴姚（喘吁，企圖退出環舞。）年輕人，饒了我罷！

克勞芮絲 勞到伊絲喀 浩辣斯 不成，不成，再來一圈兒！

〔老頭子脫出一隻手，另一隻手還叫別人揪住，回到客廳，後面拖着一小隊人馬，還在唱歌。他倒下來，坐在一隻椅子裏面，他喘着氣，笑着，同時三位年輕人圍着他，又來了一個環舞國曲，格賴蒂的樂譜：爲了栽種自由樹。〕

〔克勞芮絲一邊唱，一邊在老頭子的頭上放着一個丁香枝子盤成的花冠。〕

克勞芮絲 勞到伊絲喀 浩辣斯 （唱着）

『有了牠和悅的容顏在，

衰老凍癟了的你再生……

……

看你孩子們用這些花

笑着盤繞你的白頭髮……』

索菲 老朋友，我來救救你罷。得啦，小瘋子們，讓我們歇一口氣罷！跳好了，轉好了，儘性兒

打轉轉好了！我們不來了，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

帶尼 我抗議！說年紀，只有我老。

索菲 自私自利的人！

浩辣斯 勞到伊絲喀 我們全抗議！你是拿自個兒開心！

索菲 我如今已經走掉一半的路程了。(向帶尼·巴姚)你白抗議，我是你這邊兒的。
帶尼 這真是喜從天降了！我不再嘮叨了。

勞到伊絲喀 可是我們，我們不許人家剝削我們！不成，不成，你是我們的。你頂年輕！

索菲 (從她的鬢角找出一縷白頭髮。)你們看看這些白頭髮！

勞到伊絲喀 那有什麼稀奇！仔細找找，誰也有你那麼多！

浩辣斯 你們看，我就有。

勞到伊絲喀 我也有。

克勞茵絲 我也有。

全體 (笑了起來。)當真？

克勞茵絲 誰騙人！我是有一根。

(她給大家看。)

索菲 是金黃顏色。

克勞芮絲 是白顏色。

浩辣斯 經過五個月以來所受的活罪，誰會沒有哪！

勞到伊絲喀 五個月！少說也有兩個五個月！

克勞芮絲 三個五個月也有了！

浩辣斯 得啦，我們只說這個冬天！此外……

帶尼 對了，還是不講的好。

克勞芮絲 呵！我們喫了多少苦！

勞到伊絲喀 好些禮拜沒有生火！

帶尼 沒有柴，沒有麵包！

克勞芮絲 噢！我呀，我冷得早晨爬出牀的勇氣都沒有了。

勞到伊絲喀 我呀，我在牀上凍成了冰。現在牠太大了！

浩辣斯 （以目示意）你應當把牀填實了。

帶尼 有一次，我在白爾西碼頭^②等着發一捆柴和一袋麵粉，從夜裏七點鐘到早晨十點鐘，衝着北風，足足等了十六個鐘頭，裝上了排子車，還得在雪地推着走。我摔了

兩回跤哪。

索菲 比起來，那一樣好？是餓，還是冷？

勞到伊絲喀 克勞芮絲 噢！頂壞呀，是冷！

浩辣斯 不對，是餓。

勞到伊絲喀 克勞芮絲 索菲 冷，冷，冷！

浩辣斯 餓，餓，餓！

勞到伊絲喀 飯桶！

克勞芮絲 噢！只要我的腳能夠暖上五分鐘，就是一千頓不喫東西，我也願意。

勞到伊絲喀 我呀，我一起想起冷就要哭！（浩辣斯笑。）你笑，鐵石心腸……噢！你呀，你就

不懂得！

浩辣斯 我在毛塞勒^①行軍的時候，在雪上頭睡覺……可不是，爲了取暖，我們還放火燒過一座小堡子。

帶尼 裏面的人呢？

浩辣斯 誰高興湊近了往裏看！

克勞芮絲 我呀，我要是太冷了，我倒覺得這怪好的，是的，是的，把我燒掉才好哪！

勞到伊絲喀 可是，人家倒把取暖的地方叫做地獄！

浩辣斯 地獄呀，是空着肚子去打仗。

勞到伊絲喀 克勞芮絲 不對，是冷！

浩辣斯 不對，是餓！

索菲 我們兩樣兒統噉夠了。得啦，別嘔氣了！

克勞芮絲 上帝可真夠長的！去年冬天，去年冬天就不想有個了結！

索菲 現在可了結了。我們勿需乎再談牠了。我們享受享受這好太陽罷！

帶尼 今天是開春第一個美好的天氣……我們可愛的朋友！難得你有這番盛意，把我們邀在你的花園賞春！

勞到伊絲喀 慶祝春天又到了丁香花開的時候！

索菲 我能夠把春天留給我自個兒嗎？在這饑荒年月，那怕是一點點幸福，全該和朋友一塊兒享用。

勞到伊絲喀 是的，幸福不大了！

帶尼 幸福對於我們，這已經變成一句外國話了。

克勞芮絲 好久，好久，我們就沒有笑了！噢！我的上帝！

〔她嗚咽起來。〕

索菲 親愛的，親愛的，你怎麼啦？

克勞芮絲 我們有笑的權利嗎？

帶尼 是的，我們喫苦喫得太多了。

索菲（向克勞芮絲。）我相信我們有權利笑！親愛的，這是一種義務。

克勞芮絲 親戚朋友，全不在！

勞到伊絲喀 我的就不在了。

克勞芮絲 我的也不在了。

帶尼 我的也不在了。

索菲 好啦！好啦！

浩辣斯（向勞到伊絲喀。）眼前要丟掉的朋友，你倒不放在心上嗎？

勞到伊絲喀 我現在有的，我留住。我不要丟掉他們。不丟掉，我不幹！

浩辣斯 那麼，別再想別人了！我們跳舞罷！

勞到伊絲喀 跳舞就跳舞，壞東西！

浩辣斯（向克勞芮絲。）你也來，小朋友。

〔克勞芮絲躊躇，看着索菲。〕

索菲 去罷，我的孩子。

浩萊斯 來，再唱環舞曲走！

〔三位年輕人走入花園，重新唱起環舞曲。帶尼和索菲留在客廳，坐在左邊，介乎寫字樓和靠近腳燈的內門之間。〕

帶尼 人人想着自個兒的傷心事：這一個想着她未婚夫，那一個想着她丈夫，我哪，想着

我兒子，——全死了……不過，生命更有力量……

索菲 甚至於你的生命也是老朋友？

〔在全劇開始，索菲保持一種多情的，煦和的文靜，和別人的騷亂不同。〕

帶尼 甚至於我也……慚愧的很。

索菲 不單只你們是聽！

〔在圍牆的另一面，他們聽見街上經過一架梵亞鈴，一管笛，一面長鼓，歡呼歌唱的聲音。〕

帶尼 是的，這羣過路的人，別瞧唱着歌，沒有一個不經過憂患，做過犧牲，受過戰爭或者

革命的蹂躪，沒有一個不覺得明天惶恐和昨天痛苦是一樣沈重。

索非 所以他們才唱歌爲的不再往那上頭想。

帶尼 白搭，他們往那上頭想。瞧！

〔花園的環舞曲中斷了。〕

浩辣斯 他們外邊叫喚什麼？……聽聽看……

〔他們不做聲，聽外邊一個報販的聲音。〕

浩辣斯 (重複) 『平等郵報……大戰……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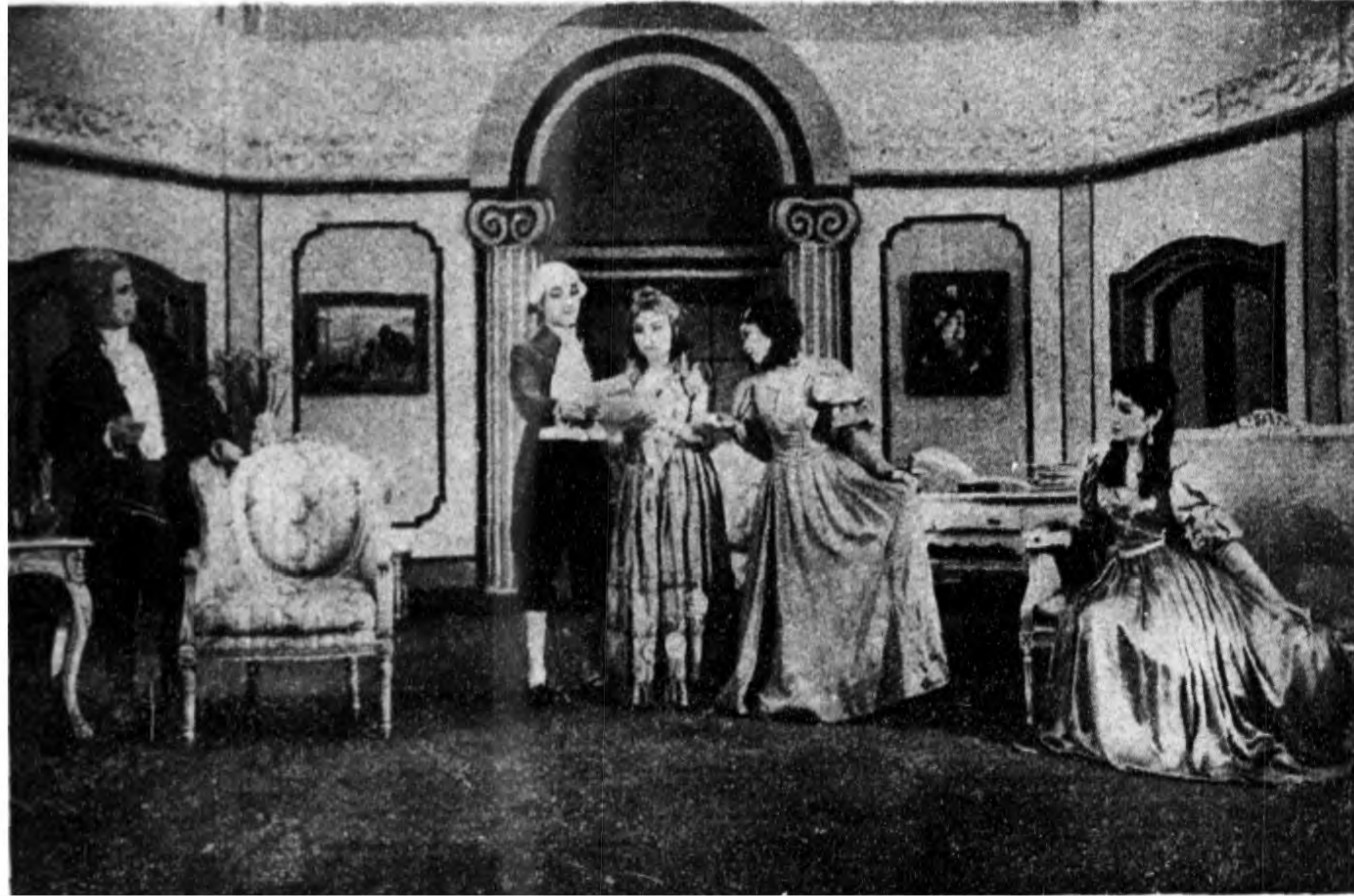
〔他奔向牆，爬上界石，胳膊伸過牆頭，呼喚報販。〕

喂……公民……謝謝！

〔他拿着報紙回來。兩位年輕婦女過來，圍住他看報。〕

浩辣斯 從莫司到萊茵，各國軍隊正重整旗鼓。共和國應當以全力回擊。春天的太陽

又燃起了烽火。我得歸隊去了。



浩辣斯 共和國應當以全力同擊。

勞到伊絲喀 不！我不要你去！

帶尼 我們算得了什麼，也配說：『我要』、『我不要』嗎？

浩辣斯 是的，祖國要我去。

克勞茵絲 祖國？你倒不如說那些可怕的人……

勞到伊絲喀 是的，最高委員會。

〔索非拿一個手指放在嘴上。他們全低下了頭。〕

浩辣斯 最高委員會對。

帶尼 （咳嗽。）牠最有力量。

克勞茵絲 牠像一個專喫小孩兒的妖精。牠會把我們全喫掉的。

勞到伊絲喀 （用手蒙住她的嘴，問浩辣斯：）不過，至少，別馬上就出發！浩辣斯，你不馬

上就動身罷？

浩辣斯 我想不會，除非冷不防來一道命令。

〔除去索非，全顯出一種反常，有點兒寒熱症似的激越。〕

勞到伊絲喀 還有多少時間？

浩辣斯 也許有一個月。

勞到伊絲喀 噢！那麼，一個月……就永別了……

帶尼 快樂的年輕人！一個月的幸福還不接受！

克勞芮絲 我，我也年輕！我就沒有幸福，我就沒有幸福過……噢！我連一個月都不

要……：只要一天，只要一天幸福就好！

索非 靜靜，親愛的，你會幸福的，有的是幸福給你。你的生命長着哪！

克勞芮絲 不，不，生命短着哪。

索非 我有你兩個年紀大。

克勞芮絲 是的，你那時候……：哼……：不過，今天，滿不是那麼一回子事了。誰料得定明

天？

勞到伊絲喀 我呀，我料得定今天。

〔她看着浩辣斯。〕

浩辣斯 (靠近她，舉起她的手，低聲) 今天晚晌……

〔克勞茵絲聽到這句話，用怨恨的眼睛看着他們。〕

勞到伊絲喀 (瞥見了，微笑着，走向坐在索菲膝頭的克勞茵絲，想慰藉慰藉她) 我的

漂亮孩子!

克勞茵絲 (使氣脫開) 不，別碰着我!

〔她飛向花園。〕

勞到伊絲喀 她怎麼啦?

索菲 (含有一絲和悅的責備) 你自個兒明白。

浩辣斯 她姊妹我們。

帶尼 不只她一個人姊妹。

索非（向帶尼和浩辣斯微笑。）去安慰安慰她罷！（向勞到伊絲喀。）不，你別去，自私自利的人，給我留下！

（帶尼和浩辣斯走出，就剩下索非和勞到伊絲喀，後者笑着，快樂的，撲在坐着的索非的膝頭，用胳膊抱住她。

勞到伊絲喀 是的，我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自私自利，自私自利那樣好，我還真不願意我不是訓我一頓罷！訓我一頓罷！

索非（微笑。）這沒有什麼用。

勞到伊絲喀 噢！才不然……這給快樂添上……不，別怪我！我苦噢得太多，太多了……我丈夫，我的海克道，活活打我的胳膊抓去送死……呵！我哭了多少回！

索非 你什麼時候丟掉他的？

勞到伊絲喀（簡單地。）有六個……不，五個月……是的，是去年十月裏頭。我當時不要再活下去了。我當時什麼也不指望了……可是你瞧！如今我活了……（糾正。）我又活了……可憐的海克道……親愛的浩辣斯……

索非 全是古代的英雄……

勞到伊絲喀 好不好請你別說下去……我覺得全一樣……我不許你取笑。

索非 我沒有取笑……

勞到伊絲喀 我真還相信我的海克道如今同我一塊兒在開心……你在笑嗎？

索非 你也在笑。

勞到伊絲喀 沒有……可不是……呵！善良的，美麗的，人多歡喜欺騙自個兒呀！現在我

需要開心，所以我要他也開心。我明白他沒有知覺。不過，我有知覺，難道因為我要

享受享受我這短促的歲月，我就不對，你說我就對不住他嗎？你相信他會恨我嗎？

會的，不會的，有人讓我快樂，他一定也在快樂。不對嗎？因為他從前愛我……再說，因

為如今他死了……可憐的海克道……呵！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好！

索非 活了還要活。對於你，活就是愛。

〔在兩位婦人懇切的對話當中，勞到伊絲喀雖說讚美索非的智識，却夾着些微的嘲諷，索非雖說接受這些

悲催，却雜著些微和悅的感煩。

勞到伊絲喀 有愛才有生命……你還在笑……明慧的朋友，是的，你，你沒有我們的弱點。你有一個美麗的生命，一片清澈，一片平整。你一向曉得怎麼樣叫牠避開社會的風險和情感的折磨。你是一個天之驕子。你嫁了一個賢人——和你一樣——有名望，值得人尊敬，從一點點大起，你就用一種虔誠的柔情戀着他。你的熱情是平靜的，你差不多和一個女兒一樣。你過着一個光明的婚姻生活，瘋狂的熱情不用妄想碰牠一碰。一個無風無雨的晴天。呵！我多讚美牠！

索菲（微笑。）可是，你不見得肯拿你一小塊烏雲和牠調換。

勞到伊絲喀 拿我的浩辣斯調換，不，不我不調換。各人有各人的命！不過你的命最美。索菲 就像那些美麗的婦女，人人讚美。不過愛的可是別人。

勞到伊絲喀 好不好請你別說下去！人人倒想做你……不過只有你才配做……

索菲（微笑。）正是我方才講的！

勞到伊絲喀（沒有聽）……偉人的朋友，知己，甚至於顧問。從前他是渥爾泰的朋友，

現在他是喀爾魯^①的朋友……

帶尼（正好進來，聽見末一句話）從前他是百科全書的顧問，如今他是最高委員會的顧問。是的，一個萬能的天才，無二的天之驕子……科學家，慈善家，哲學家，國家學會會員，國約議會議員……名聲在前王的前王時代就扎下了根，王全廢了，矗立不動，眼看政府一個一個更換，在黨派激忿，自相傾軋之中，高高在上，始終爲人敬重。

索菲 朋友，你們就不知道這種安全放在多脆弱的基石之上。

帶尼 但是，我們都知道這種安全並非祇顧自個兒，不管別人。傑洛穆·顧爾茹瓦希耶的信用爲我們用過多少回，一時幫我們減輕我們一部分的苦難，一時不辭危險，保有性命之愛的朋友！

勞到伊絲喀 提起保全，我們也知道是誰的力量。他明慧的夫人。

帶尼 索菲，那名字取得好的索菲^②。

勞到伊絲喀 那安靜的仙女。

帶尼 那操縱他的索菲。

勞到伊絲喀 我們好不麻煩他們！

帶尼 怎麼會不麻煩？在這瘋狂時代，在執掌生死的領袖旁邊，只有傑洛穆·顧爾茹瓦
希耶還可以演演緩衝的角色。

索菲 唉！這個角色沒有力量，而且一天不如一天。

勞到伊絲喀 （帶着一些些羨嫉。）不論出什麼事，至少牽涉不到你；沒有事可以碰到
你。

克勞芮絲 （同浩萊斯進來。她完全忘記方才的悲傷。）噢！慘極了！慘極了！

索菲 什麼事？

克勞芮絲 我們方才看到一段新聞。

〔她拿一份日報遞向索菲。〕

索菲 又是一張怕人的報紙。簡直不該再看報紙。

勞到伊絲喀 你安安靜靜的，我們可沒有像你^①不看報的理由。我們知道看報沒有好處。

正因為沒有好處，我們偏看報。

〔她拿起報紙。〕

克勞茵絲 不，你們聽着！太可怕了！白地翁，畢曹，法萊……

索菲 〔憂惶，然而出以自制的聲音。〕法萊……

〔她從她的座位站起。別人誰也沒有注意她的行動和呼喚。勞到伊絲喀拿着報紙，他們聚在她的兩旁。〕

克勞茵絲 新近在包爾斗附近，有人找着他們，叫狼喫掉了一半……

〔人人驚亂，所以沒有人感到索菲的驚亂。她又跌坐下來，不動，也不言語。她用兩隻手蓋住臉，靜靜的。〕

浩辣斯 〔勞到伊絲喀，克勞茵絲，帶尼同他，傾着身子，一心看報。他撮要述說。〕好幾個

月以來，官方就在緝捕他們。狗順着他們的踪跡，來到一個山洞，一座荒了的石礦裏

面。有人認出白地翁，肚子裂開，五臟流出……

帶尼 巴黎往日的霸主，我們的市長，人人奉承的議會主席……

勞到伊絲喀（讀）另有一人……面部被啃……噢！真是的……

〔她把報遞給別人。〕

浩辣斯（繼續）鼻頭，嘴唇抓掉……看不出是誰……有人說是畢曹……但是死者

身上的文件，證明他是法萊……

克勞芮絲 不幸的人！

帶尼 用不着太憐惜他們！上星期，他們的朋友巴爾巴路和居阿帶上了斷頭臺，他們

算是免掉了。

勞到伊絲喀 是的……不過，他們死前要多苦呀！

浩辣斯 死後全一樣……

帶尼 他們自找的……不量力就造反……

克勞芮絲 你從前也讚成他們來的。

帶尼 沒有的話！

克勞芮絲 我會經聽見你講……

帶尼 沒有的話！

克勞芮絲 你們全誇讚他們來的。

勞到伊絲喀 靜靜，小姑娘！

〔靜了片刻，

帶尼（咳嗽。）人人受他們的騙。人人以為他們更有力量。既然最沒有力量，為什麼造

反？

〔沈靜。索菲露出她的臉，動也不動，坐在椅子裏面，看向前邊，情感壓下，發出一種機械的凍結的微笑。

克勞芮絲 可憐的小法萊！他還不到三十歲哪！

勞到伊絲喀 去年春天，我同他跳過舞……他也是你的朋友，索菲……

〔索菲不答也不動。勞到伊絲喀十分興奮，不加注意，繼續下去。

勞到伊絲喀 那樣一位可愛的跳舞先生!

克勞芮絲 他讀福勞芮史先生的詩，讀的多好!

勞到伊絲喀 他也勇敢。我看見他領着他那隊義勇，在攻打杜伊勒芮王宮之後，風吹着頭髮，列隊走過去。

克勞芮絲 大家去看他在議會演說，熱鬧的和過節一樣。

浩辣斯 他是又損又激烈。措辭十分刻毒，洛布斯比耶戴着眼鏡，氣得直扎摸眼睛。逢他指摘一個政敵的時候，上上下下，一哄而笑，沸天得喊鬧。

勞到伊絲喀 我呀，我看着他，的嘴脣。

浩辣斯 勞到伊絲喀，我可妬嫉呀。

帶尼 妬嫉？妬嫉抓掉的嘴脣？

勞到伊絲喀 呵！怕死人……不過爲什麼，不過爲什麼他要捲入政治的漩渦！

浩辣斯 他有野心……

勞到伊絲喀 戀愛豈不更好？

浩辣斯 他要救祖國。

勞到伊絲喀 我要你先救我！……人應當救他的愛人。

帶尼 人應當先救自個兒……（大家喊反對。）怎麼，你們反對！……年輕人，到了我這歲數，你們再瞧好了！……野心和愛情，美是美，不過全留不住的。一直留到頭的，只有自個兒。保存自個兒，才叫神聖！

浩辣斯 是的，如今，好好活下去變成一種艱難的職業。學的話，我們往後又沒有時間。

克勞芮絲 可是我要學，我要學！（向帶尼。）你不妨把這個祕訣教給我……

帶尼 漠不關心就成。看人死，要不自個兒死，我的孩子，你得挑揀。

克勞芮絲 我不要死！

〔克勞芮絲，帶尼，浩辣斯〕一小羣人，談着，笑着，——真快！——走開了，只有勞到伊絲喀留在索菲一旁。兩位婦

人在客廳的角落，介乎寫字檯和腳燈之間，花團翠不到的地方。

勞到伊絲喀 沉默的索菲，你儘着我們談話，談話，胡鬧。你哪，一腔好意的看客，有點兒置身局外，坐在這兒動也不動，彷彿倚着你的陽臺，不做聲，微笑着，美麗的灰眼睛遠遠望着我們吵鬧。你多靜，多靜呀！

索菲（不動，不提高聲音。）是的，靜，看不見底的痛苦的靜……
勞到伊絲喀（驚覺）索菲……

〔靜默〕

你說什麼？

〔靜默〕

你方才說什麼？

〔索菲不回答，一動也不動；勞到伊絲喀俯下身端相她，驟然向她奔過去。〕

我的朋友，你在哭！

〔索菲拿手放在嘴上，叫勞到伊絲喀住口。〕

〔靜默。〕

〔索菲尋找她的手絹揩眼淚。勞到伊絲喀取出自己的手絹，一片柔情，揩着索菲的眼睛。〕

你難受嗎？你，人人把你當做幸福的形象……你有一切。一切財寶：愛情，名譽，權勢，對
於這次革命的信仰。這次革命告成，又得力於你們夫婦……

索菲（寡言少語。）我什麼也沒有。

勞到伊絲喀 不，我不信你什麼也沒有！

〔索菲做手勢叫她住口。帶尼·巴妮走過來。〕

帶尼 傑洛穆不快就要從國會回來嗎？

索菲（恢復談話的聲調。）誰也不知道大會要開到什麼時候。我有時候整夜在等他，

一直等到天亮。

帶尼 不過，今天不像會有嚴重的事情……

索菲 現在這時候，誰能夠斷得定一點鐘以後的事情呢？

〔他們聽見圍牆後面街心走過一隊人馬，音樂，木笛和銅鼓，八分之六音節的進行曲，轉轉的車聲，得得的蹄聲，羣衆的呼喊。〕

克勞芮絲 又是什麼事呀？

浩辣斯 押一羣新犯人到斷頭臺去。

〔他比着他的頸項做出斬首的樣子。〕

克勞芮絲 (堵住耳朵) 我不要聽……

〔她丟開耳朵上面的手，奔向花園。〕

浩辣斯，我們看看去！

〔她同浩辣斯走出。〕

帶尼 如今，車子經過這兒嗎？

索菲 是的，這些日子，翡冷翠街正在翻修。

〔帶尼由於好奇，隨着兩個人走出。〕

勞到伊絲喀（一個人留在索菲旁邊。）索菲，我不信你什麼也沒有方寸，你不講……

索菲 算了罷！

勞到伊絲喀 不，我求求你！把我當做朋友看！

〔索菲指花園門給她看。〕

是的，這討厭的聲音……

〔她跑過去開好門，走回來。她們依然聽見斷斷續續的進行曲和呼喊，不過細微多了。〕

說罷！說給我聽……（她握起她的手，吻着。）索菲，你不公道。難道你還沒有享夠福

嗎？就沒有事攪和你的婚姻，你的愛情。

索菲（沈痛地。）我的愛情？沒有人愛過我。我的青春，我希望的力量，我做人的需要，我

全帶給我從前敬重，現在敬重，現在讚美的一位男子……他拿去做什麼用？他叫我

做了他信仰的犧牲。

勞到伊絲喀 你不是也相信嗎？

索菲 噫！他們的信仰管我什麼事？我要是從前愛牠，我要是從前相信我愛牠，是因為他們從前愛牠，他們，我愛的也就是裏面的他們……可是，牠拿他們，拿我，做了些什麼？

勞到伊絲喀（不大瞭然）他們，你說？

索菲（激越）我在說那種信仰，我恨牠……你聽……

〔門雖說關着，減低嘈雜，她們聽見一陣嘩笑的聲音。隨後，嘈雜微弱，又歸沈靜，索菲聚起怨恨，低聲繼續下去。〕

我恨牠們，所有那些信仰，空中樓閣，誰迷上牠們，就像染上一種不良的嗜好，毀掉一生。人生呀，就在眼前，就在我們旁邊，簡單，還那樣甜蜜！只要一彎腰，就順手檢起來。可是他們呀，已經變得不能夠欣賞牠了。他們的信仰是一種迷，一種毒藥，服了下去，不省人事，死活發駭。他們叫我做了牠的犧牲……呵！這還不算……

勞到伊絲喀（眼睛看着索菲的嘴唇）還有什麼？
索菲 他們連自個兒都犧牲了。

勞到伊絲喀 怎麼！你丈夫？

索菲 不是，不是他。

勞到伊絲喀 那麼，到底是誰？

索菲（熱情激越，彷彿厭惡。）你聽見的……方才……那些不幸的人……那些被通

緝的犯人……

勞到伊絲喀（制止一聲呼喚。）你是說法萊！

〔索菲站起，避不回答。在這時候，花園門又開開了，克勞茵絲衝進來，叫喚着。〕

克勞茵絲 呵！你們猜猜看，猜猜看，我方才看見誰在囚車上！

〔索菲扭回身子，勞到伊絲喀做手勢，叫克勞茵絲走開。〕

克勞茵絲（非常興奮。）我不走！你們猜猜看，猜猜看，他們現在砍誰的頭……「理性，

他們的「理性，」他們聖餓斯達實的「理性，」……那個金黃頭髮的小胖子，他們

從前就着她做彌撒……我認出了是她……「理性，」「理性，」「理性，」……

帶尼（哲理地）我的孩子，理性溜掉了一世紀了……

克勞芮絲 噢！好不好你別說下去，收起你的壞字眼兒！

〔他們繼續談話，在客廳左邊緊處，靠近花開門的地方，好像他們已感到他們打擾索非和勞到伊絲喀說。她們退到客廳右邊的對角，靠近腳燈，後面是高大的鋼絃琴，遮住她們望向通樓梯的右門的視線。不過，她們坐在左牆鏡子的對面，這座門正好照了進去。〕

勞到伊絲喀（重新拿起索非的手，索非雖說用力抽動，她不放鬆。迫切的低低的聲音）

是法萊嗎？……索非，告訴我，是法萊嗎？

索非（坐着，抽不出手，痛苦地轉開了頭）呵！別拿他的名子，再刺我的心了！

勞到伊絲喀（放鬆索非的手，一腔憐愍）噢！我可憐的親愛的！我怎麼能想得到……

我真可憐你！真可怕！……我們方才不知情，簡直是拿刀子戳你的心……對不住，原諒我罷！不過，方才誰能夠想得到呀……可不是，我從前老早就注意到你們的友誼……

索菲

（熱情的低低的聲音。）我從前愛他。他從前愛我。他是我全部的生命。我是他全部的生命……至少，我當時那樣想。不過，不是真的，因為他去爲那可恨的信仰死了……呵！他爲信仰犧牲掉自個兒，我不是另爲一種信仰犧牲了他，犧牲了我嗎？

勞到伊絲喀

另一種什麼信仰，索菲？

索菲

（怨恨。）我一向守的那個夫妻名節。

勞到伊絲喀

索菲，把話全告訴我……你們中間沒有關係？

索菲

（越來越激昂。）沒有。如今正是這個讓我難受！他白央求我，我的心也白逼着我

依他。傑洛穆，我立下的誓，迷信忠貞，所謂的婦德，一種習慣，說不上出於真心。這沒有眼睛的偶像，我爲牠曾經犧牲了一切，一切我在人世的留戀。可是現在，他死了。現在，我丟掉了他。這樣犧牲了一輩子，有什麼用？有什麼用？

〔索菲的聲調一點一點提高，沈痛之中充滿了熱情。如今是勞到伊絲喀用力慰藉她了。她做手勢叫她留神。但是，旁人從事於激昂的談論，似乎什麼也不注意。〕

「索非住了口，勞到伊絲略低聲同她說話。祇聽見三位朋友，站在客廳的左角，對着花園的窗戶，又是笑又是壞的。」

● 格賴蒂 André-Ernest Modeste Grétry 是法蘭西一個著名的歌劇作家，一七四一年生，一八一三年死。他的傑作是獅心荷治德 Richard Coeur de Lion。平時寫些俗曲，流行一時。「大革命」給了他不少影響，他在這時期寫的有共和國的淑女 La Rosière républicaine，理性女神節 La Fête de la Raison 等。共和政府任命他做音樂學院的督察。他的熱情並不因而少所傾向於王黨。環舞是為環舞 Ronde 而做的歌曲。做環舞的人們，唱到疊句的時候，在領導者右手的一位，便走進圈子，隨意吻一男女，回到領導者的左手，直到人人享此特權為止。

● 白爾西 Bery 是現在巴黎的第十二區，濱接賽茵河，有著名的酒樂碼頭。一七九零年設立邑治，一八六零年改歸巴黎市府管轄。

● 毛塞勒 Moselle 是法蘭西東北的一省，得名於毛塞勒河。河從東北山地向德意志，併入萊茵河。經過的地方是世界第二鐵道的區域。一七九二年，普魯士和奧地利分兵攻入毛塞勒山區，正起着一個多雨的季節，九月二十日，在法勒米 Valmy 一帶，為法蘭西的革命軍所敗。歌德曾經記載：「從這個地方，

從這一天起，世界歷史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革命政府穩定了。」

④ 其實，帶尼的意思就是所謂人全貪生怕死而已。

⑤ 從一七九二年十月起，「公民」Citoyen 的稱呼代替了「先生」Monsieur 的稱呼。

⑥ 莫司 Mause 河在毛塞勒河以西，和萊茵河平行，從法蘭西經比利時，取道荷蘭入海。

⑦ 海克道 Hector 是古代小亞細亞特羅國的英雄，抵抗了十年的希臘侵略，力竭而死，事蹟見於伊里亞

德。浩 萊 斯 Horace 是羅馬的英雄，見於忒 特 辛 斯 The-Iive 的史乘。高 奈 葉 Cornelle 用他的故事寫成他的名劇浩 萊 斯。老浩 萊 斯聽見兩個兒子死在戰場，大兒子臨 陣 脫 逃（其實沒有），回答別人的問訊道：「讓他死好了！」

⑧ 拉 爾 魯 Lazare Carnot 是法蘭西「大革命」時代的軍事天才，一七五三年生，一八二三年死。他是議會的議員，當時保持緩 戰，他說自己「是一個兵，所以他不大說話。」他是政治委員會委員，負責重組法蘭西軍隊，綽號叫做「勝 利 的 組 織 者」。他是實際的參謀總長，具有精湛的科學修養，一手訓成革命政府的十四路軍隊，沒有他的計劃，法蘭西的工 兵 和 砲 兵（勝 利 的 原 因）全成問題。一般人以為是他救下了「大革命」時代的革 命 和 法 蘭 西，給拿破崙奠定了戰爭的基礎。

④ 笨非一字來自希臘的「智慧」Sophia，所以帶尼這樣恭維她。通俗有把這個字當做「虛矯」La prude 的意思使用的。表面正經。

⑤ 白地翁 Jérôme Pétion de Villeneuve 是「大革命」時代的巴黎市長，國約議會成立，被推為主席，一七五六年生，一七九四年死。吉隆德派覆滅，他逃到包爾斗附近，為人發覺，便自殺了。

⑥ 畢尊 François Buzot 是羅蘭夫人的密友，一七六零年生，一七九四年死。他逃到外省，率軍聲討山獄黨，失敗後，亡命到吉隆德省，和白地翁同時自殺。

⑦ 巴德巴路 Charles-Jean-Marie Barbaroux 是馬賽人，一七六七年生，一七九七年死。同情吉隆德派，亡命南方，在包爾斗附近被捕，死於斷頭臺。

⑧ 居阿帶 Marguerite-Elie Guadet 和前者同是議會議員，一七五八年生，一七九四年死。他做刑事廳廳長，指控路易十六，置於死刑。其後和山獄黨決裂，在故鄉被捕，死於斷頭臺。

⑨ 福芬尚央 Jean-Pierre Charis de Florian 是渥爾泰的外孫，一七五五年生，一七九四年死。他寫戲，寫小說，寫詩，同時，一七九二年，還出了一本寓言集，洛布斯比耶把他拘在監牢，死了，才得釋放。他著名的詩歌有愛情的快樂 Plaisir d'Amour

『愛情的快樂只有一時，

愛情的痛苦却是一生。

我爲負心的西維撒了一切，

她躲開我另找了一個愛人，

愛情的快樂只有一時，

愛情的痛苦却是一生。』

『只要挨着草地的小河

裏面的水慢慢地流出，

我就愛你，』西維冉三聲明。

水還在流，她却早變了心。

愛情的快樂只有一天，

愛情的痛苦却是一生。』

馬爾地尼 *Martini* (德意志人) 譜曲，風行一時。

一七九零年七月十四日的前一星期，各省的代表 *Les Notables*，少說也有六千名，陸續來到巴黎，布斯比耶把他們遷到各俱樂部，聽取「救亡」的演說。「七月十四」的紀念過去了，這些「義勇」或者代表拒絕離開巴黎，開往前線。他們要求路易十六退位。七月二十九日，馬賽的六百名「義勇」唱着馬賽曲，浩浩蕩蕩，來到巴黎，加強公社的聲勢。公社決定在八月十日黎明，發動「義勇」和巴黎人民，攻打路易十六居住的杜伊勒內（Tuileries）王宮。路易十六一家大小逃到議場。「義勇」和王宮的瑞士禁衛軍從事巷戰。路易十六下令禁衛軍停止衝突，結局全被人民屠殺掉。十月十二日，議會將路易十六移交給公社看管。

「理性」Raison 女神是公社提出來的宗教，企圖代替天主教的信仰。主張最力的是一個新聞記者，叫做薩麥特（Pierre-Gaspard Chamette），一七六三年生。他聯合公社的喉舌，Père Duchesne 的主筆艾拜爾（Jaques-René Hébert），強迫議會通過「理性」宗教，把巴黎聖母院改做供奉的地。方。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十日，舉行盛大慶典，由女優馬雅爾（Maillard）飾做「理性」女神，不久一個議員的夫人也成了女神，設在聖·徐勒皮斯教堂（Saint-Sulpice）供奉。漸漸大城小鎮全有了各自的女神，多數由娼優飾扮，強迫夏家士女崇拜。洛布斯比耶和黨東都起了反感。艾拜爾是公社的領袖，反對

吉隆德派，指斥洛布希比耶天主教的傾向，平時比較接近黨東。剪除艾拜爾和他的黨徒，等於改組公社，等子以前黨東。一七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洛布希比耶假借名目，把他們送上斷頭臺，結束了「理性」女神的生命。

第二場

〔忽然，一陣死靜。通樓梯的門開開了，正對着三位朋友（帶尼，浩辣斯，克勞丙絲。）但是，索非和勞到伊絲喀，背向着門，鋼絃琴擋住，什麼也沒有看見。

〔進來一位男子。平民衣著，雅高班式，帽上有帽章。一身泥，激烈疲勞的樣子。一個年輕人，瘦，高，熾熱的眼睛。像是有人追逐。他驟然打開門，一進來，又驟然把他關住，但是，沒有響聲，偵伺樓梯的動靜。隨後，他轉回身，靠住門，面向着看見他進來的一小羣人。三位全驚呆了。他們做了一個恐怖的手勢，但是，太惶亂了，簡直做不得聲。

〔在這時候，索非和勞到伊絲喀覺出大家的沈靜。勞到伊絲喀轉向左邊一羣人，看見惶恐的面容，莫明所以，索非機械地，把視線斜向壁爐上高大的鏡子，瞥見裏面反映的背貼着門的男子。她站起來，喊了一聲，慌亂之中，

也沒有人注意。因爲同時……

帶尼 浩辣斯 克勞芮斯 (叫喚着) 法萊!

法萊 (想不到看見他們聚在一起) 帶尼·巴姚……布麗……克勞芮斯……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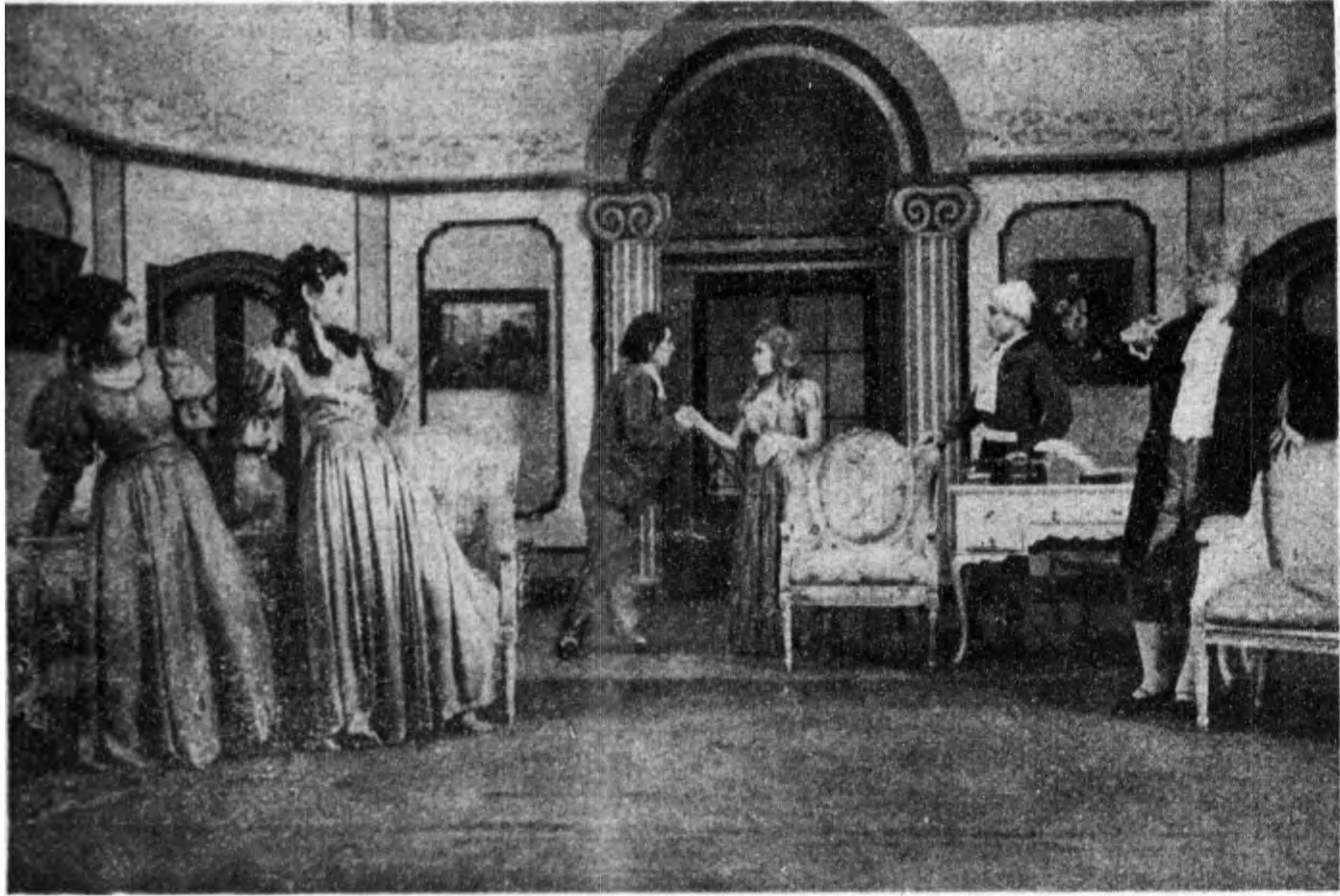
朋友們……

〔他的聲音因疲倦和情緒而發顫。他奔向他們，伸出手。他們惶窘地和他握手。但是，他的眼睛早已往他們後面，往他們四周，在客廳裏面，尋找他沒有看見的女子。忽然之間，他看見她了。別人不復存在了。索菲站直了，兩手拄着前面的鋼琴，看着他，眼睛因情緒，恐懼和幸福而睜大了。他們不復想到別人。法萊一直朝她撲過去，伸出兩隻胳膊，她走向他。〕

法萊 索菲!

索菲 你活着!

〔他投在她的腳邊，抱住她的腿，隔住袍子吻着她的膝蓋，吻着她的腳，然後，直起身子，跪在地上，把他的額頭，嘴，嘴貼着愛人的身子。她不阻擋。她用手撫摸着愛人的面孔。〕



法萊 我的朋友們……

法萊 是她！我又尋見她了！……我有了她，我抓住她，我有了她！

索菲 （不閃避，捧住他的頭，俯向他的臉，向他低聲溫存道）起來！

〔法萊站起，眼睛盯住索菲。但是，才一站直，他就踉跄了，索菲扶住他。〕

索菲 他要倒下去了！……浩辣斯！勞到伊絲喀！……我的朋友，靠住我好了！……你怎麼啦？好好靠住我……來……這兒……這張椅子……

〔她把他領到一張椅子，在客廳的左角，靠近腳帶法萊坐下，面向觀察，背向舞臺後部。索菲俯向他。他們全看不見後邊的事。帶尼·巴妮第一個溜掉，克勞芮絲急急隨下，然後是浩辣斯·布藝，在通樓梯的門口，做手勢給勞到伊絲喀叫她一同走。勞到伊絲喀，又是踟躕，又是感動，望望浩辣斯，望望索菲扶着的法萊。她終於決定了，穿過客廳，取她搭在左後方一張椅子上的披肩。這一切全在索菲把法萊領向椅子坐好的短短時間。〕

索菲 （繼續同法萊說話，不向後看）……你累壞了……你躺下好了……你沒有吃飯罷？……克勞芮絲！勞到伊絲喀！幫幫我。我的朋友們，拿咖啡來……那兒，從桌子上拿一個杯子……（驚於沈靜，她轉回身。）你們在什麼地方？……我的朋友們！……

法萊（動也不動，坐在椅子裏面，雖說不看，立即明白個中的底細。）你不知道誰挨近

我，我對誰就危險嗎？

〔四位朋友，只有勞到伊絲喀稽留在後面，尋找她的披肩，不得不兩次穿過客廳，恰好還在門限上，索菲轉回身，瞥見她。〕

索菲（生氣。）勞到伊絲喀……

〔勞到伊絲喀，聽見呼喚，又是感動，又是慚愧，站住，轉回身，躊躇着，向前走向幾步。索菲離開法萊，朝她走來，她說話了，心慌意亂，耳語着：〕

勞到伊絲喀（快，差不多低聲。）對不住……對不住，懦怯，我知道……可是今天……

特別是今天，我要活着！

〔末一句話幾乎聽到聽不見，她急忙走出。〕

〔索菲難過了一時，打起精神，過去從桌子拿起一個杯子，往裏傾進咖啡，取了一點麵包，捧給法萊。〕

法萊（一動不動。）看看我的勢力！我到那兒，恐懼跟到那兒。這可憐蟲（他指自己說，）

兩條腿站都站不住了，他一邊兒逃走，人家一邊兒逃他。這五個月我走遍了法蘭西，家家不肯收留。我們是七個緝拿的逃犯在道爾道、白地翁、巴爾巴路、畢曹、居阿帶、薩勒、法拉笛。●我們敲過三十家朋友的門。沒有一家放我們進去。我們的腳跟拖着斷頭臺的影子。看見我們，想到斷頭臺，他們怕瘋了，有一個人不防備我們走進他的家，簡直想把我們殺了，一看敵不過我們，就威嚇我們，說我們要待下去的話，他就自殺！他……（他發出一聲強烈的苦笑）有一晚晌，我們冒着傾盆大雨，在田地走。我們原先藏在石礮裏頭，叫人告發了，只好另想辦法。一個最後的希望把我們帶到一家我先前熟識的人家：從前我做律師，這家有一個人犯了刑事，虧我從中救下。漆黑的晚晌，我們迷了路。泥水一直浸到我們的大腿。我扭傷了腿彎子。步行了六個鐘頭，到了，我們也乏透了。我們敲門。等了半個鐘頭。頂着暴雨北風，我們牙也在響。門開了一半。我說出我的姓名。門又關上了。又等了半個鐘頭……我打冷戰，失了知覺……考慮了一點鐘，裏頭膽戰心驚，回了一句不能招待我們。我當時躺在路上的泥濘裏

頭。隔着鑰匙眼兒，我的同伴們喊道：『只要一個鐘頭，一個避雨的地方！』回答是：『不成！——』『至少賞一杯水，一點兒醋！』——『不成！……我們上路再逃！……萬惡的人類！』

〔索非站在法萊旁邊，一腔痛苦的憐愍，聽着他講。法萊述說他的遭遇，一種陰鬱的聲音，雜着忍無可忍的憤怒和輕蔑，沈沈的頭，點澹的視線，盯着腳邊的地板，然後驟然轉向索非，用一種啞啞的熱情的聲調問她：

法萊 可是你，你不趕我走嗎？

索非 （俯向他，溫柔地舉起杯子給他。）我可憐的朋友，喝罷！你乏透了。

法萊 （不接杯子，同一尖酸聲調。）我帶着死。趕走我好啦！

索非 （把杯子舉到他的嘴唇，端着給他喝。）喝罷！（他貪切地喝，接着就想說話。）別說話！……吃罷！……你先憩憩。

〔靜了半晌，索非一心在服侍他，慈母一樣，看着他吃。法萊擡起她的手，長長地吻着。她並不想把手抽回去，憂鬱地，溫柔地微笑着。〕

索菲（過了一時，把手放在法萊的頭上。）你怎樣來的？你怎麼能夠一直來到這兒？

法萊 你要是願意我有氣力回答，到我前面來！讓我看著你……再近點兒……這兒，坐

下來（他叫她對著他，坐在他的旁邊，握住她的手述說。）噢，天呀！是她……多少月以來，這抓不住的形象，在我的腳前，閃來閃去……是她，我抓住她，我覺得她的手心貼著我的手心，她柔柔的手指，她身上的熱氣和我的化在一起……不，別拿開你的手！別讓我跌進我走出來的深淵！把我留在你的手裏頭！是你的手救了我的。

索菲 我倒盼我的手真有這種力量……我的朋友，利用利用時光，把你的事講給我聽！你怎麼救出自個兒的？

法萊 方才我講，那些朋友無情無義，連一碗水都不給我們喝，還不如一條受了傷的狗，給你要一碗水，你不會不給牠喝。缺望到了頭，我反而有了生氣。憤怒把知覺和力量又給了我。我站起來，喊着：『讓我們避開，避開這些人，避到墳墓裏頭！但是在卑鄙的人類之前，藏來藏去，不一直向前！踏過他們的身子，要不死好了！用不着中庸之道！』

我們又上了大路。雨還在下，天色漸漸透出一點白。來到路口，我吻着我的朋友們，把我那點兒鈔票分給他們，把我的衣服包裹，礙我趕路的东西全扔了：因為我已經決心回到巴黎。我的朋友們以為我瘋了；可是，任憑什麼也搖動不了我的決心；他們放下勸阻的念頭。因為，什麼也沒有了，我還顧慮什麼呢？活也好，不活也好，問題是要再見你一面。

索菲
(驚覺。)我！

法萊 你。人世我留戀的只有你。你……你也明白！我們用不着耍那套社會上的把戲！社會已經沒有了。什麼全沒有了。除掉你。你同我……在那霧沉沉，筆直的黃泥路上，這女人——你——的形象像一道電光在活躍。好比一把麥稈，馬上我就著了火。全消失了。只有一個念頭：瞑目之前，再見她一面……：她像一口滾燙的酒……：醉倒了我。凍癱了，冷得發燒打寒戰，腿腫着，淋着雨，前一分鐘，腳底簡直不能夠往地上放，如今我馬上爬起來，拖着死重死重的身子，向前衝趕，要把牠拖來帶給你。我心想：「萬一

我跌倒的話，至少她曉得我跌倒的時候，臉是朝着她的！『當時我在芮白辣克』●附近。假護照有一張，就欠當地的關防；來到這兒，我一路得經過二十多州縣。幸而鄉下人不認識字。我造了個假關防，簽了些假字。我得想法子在鄉村睡覺，穿過城鎮，還得避開城門口守兵的注意。怎麼過來的，連我也說不上來。我要是鎮靜的話，我也就決不能夠過來了。不過，信仰帶着我走。邁一步路，跳過一次關口，克服一次危險，我就越來越離她近了，——離她近了，——離你近了！……我的病又發作了。我疼的不得了。走路吃了力，我就是一身的汗。他們止住我要我的護照，我把我腫了的腿給他們看，好像一個忘代的傷兵。●每到一個城鎮，我就聽說我一個同伴受刑，死了。夜晚，我穿着衣服睡覺，口袋裏面放着兩管手槍，貼肉還藏着雅片丸藥，包在一隻破手套裏面。我不會把一個活的給他們的！……早晨站起來，比頭一天還要疲軟。我走路可只有更快。好比一個人被追，夜晚聽見後面的冰地有脚步響。死在我的脚跟頭出氣。我覺到的。牠追着我……你也許說，我就不想想我把死也給你帶來了嗎？……我想到了

的……一個中古騎士般的情人，甯可不看他心愛的女子，也不肯要她有危險……我呀，不！我的愛情比我對你生命的關心還要強。毀了你，毀了我，活該……不過，我得再見你一面。再見你一面，好比現在我看見你。對你講，我愛你……

〔他握住她的手，面對面，向她敘說。〕

索菲（沒有想到退縮，兩個人全駭倒了。）可是以後呢？

〔他不言語，彷彿不明白。〕

〔她重新道：〕

以後，你怎麼辦呢？

法萊 我還沒有看到那麼遠。

〔他們鬆開了手，不言語，內心的狂風暴雨噙住他們……索菲驟然閃開，站起，靠住鋼弦琴的背，等着她的心跳平靜。法萊坐在她的對面，斜着身子，盯住她，一種冷酷的視線（強自抑制他熱烈的情感），動也不動。〕

索菲（可以統治自己了，走向法萊，說）我的朋友……我親愛的朋友……我謝謝你。

法萊（舉起頭，忿怒。）我要的不是你的感謝。

索菲（稍稍一停。）想到你在這城裏，在這房子，不斷有人往來，萬一被人認出，我就害怕。

法萊 如今，同我有什麼關係？

索菲 可是同我有關係，同我！你來在我這兒藏避。我應當，我要救你。

法萊 自來救人的地方，地上沒有安身的地方，沒有幸福的一天。

索菲 你得到邊境去。你得保全自個兒，等待更好的時機。牠們會需要你的：你的事業，你的祖國……

法萊 我呀，我不再需要牠們了。我只需要你。

索菲 法萊，我求你啦！別糟踏你的性命！讓我們尋個地方藏你，尋條路逃走！

法萊 逃走！你以爲我還要逃走嗎？你相信我能夠再來一遍我遭受的一切嗎？這五個月的活罪！理智和人力全不夠用。人不能夠沒有一個信仰，好比我投奔你，也有信仰給

我帶路。回頭離開你，誰支持我呢？

索菲（熱情地）我！

法萊 你？

索菲 我……我的愛情！

法萊（站起）你的愛情？

索菲 你要是不活下去，我也不能夠活下去！

法萊 那麼，你愛我！你愛我！

索菲 你知道。你何必逼着我對你說呢？

法萊 你說了！你再說一遍！

索菲 我不應當。

法萊 你應當。再說一回！

索菲 我愛你！

〔他們擁抱在一起〕

法萊 你的嘴唇呵！我終於就牠們的泉源止住了渴……停住！別走開！別討厭我！饒恕我的不幸，我醜陋的衣服，我的手，我泥濘的腳，我有汗水塵土味道的身子！我真慚愧……

索菲 我愛你，我愛你的不幸，我愛你手上的塵土和你腳上的泥！

〔她俯下身子去吻他的手和他的衣服。〕

法萊 （重新擁住她，用手捧着她的頭，把眼睛沉進索菲的眼睛。索菲懸在他的視線上，失掉自主的力量。經過一刻充滿熱情的靜默。）呵！人生多美呀……我現在活下去。我要活下去了。他們不會跌住我的！從前一個人的時候，我穿過了千千萬萬的敵人，如今有了你，我還有什麼不敢幹的……聽我講我們以後的作法……你給我弄一張假護照，一身化裝的衣服，一套雅高班的短打行頭，想必容易。我坐巴黎去道勒的公共馬車動身。到了那邊，我就步行；我認識由高原到邊境的小道的。出境之前，我先在樵夫的茅草房子掩蔽幾天。一星期之後，你逃出巴黎，來到我告訴你的地方。

我聚會。步行二三十里就成。路在雪底下。不過，你不怕走路的。我們一塊兒翻玉辣山頭。到了山頭，我們就看見自由的土地，瑞士了。再走幾小時，我們就脫險了。

索菲（被這種意志的急流捲走，但是，用力收斂自己。）我們我……我，隨你走？

法萊 因為你是我的！

索菲（呻吟。）我不能夠！我不能夠！

法萊 只要你願意，你就能夠。

索菲 我不能夠！

法萊 誰攔着你？

索菲 我的責任。

法萊（苦萊。）責任！在這醜惡的世界，責任的用處就是殺人。假藉牠的名義，那第一號的偽君子，那獐頭鼠目的阿辣司人，殺掉他的政敵，懦怯的朋友把朋友送給劊子手。責任！我們人人拿這兩個騙人的字，幹了多少問心不過的壞事……好好兒看着我！

唯一的真理就在這兒，在我們的眼睛裏頭。你同我。

索菲 我還看見我丈夫。他上了年紀，他愛我，他相信我。把他丟開，我就成功罪人了。

法萊 從前你嫁給他，你就是罪人。把年輕身子綁在老頭子身上才叫罪惡。你給他給的太多了。我恨他自私自利，居然有心接受。得了，別可憐他！沒有你，他照樣活下去。他的科學，他的榮譽，他的驕傲，和暴徒們的友誼。在他的生命裏頭，你不過是一個果子，他摘都摘不動，拿去有什麼用？

索菲 我把我自個兒交給他，交給他，出於我的心願。現在，我把我收回去，我能夠不輕視自個兒嗎？

法萊 輕視自個兒！在這種辰光，輕視算得了什麼？在我們四周，全死了，全毀滅了，一切維繫人世的關聯法律，災難的尊重，忠誠，良善，全死了一。片荒涼，只有愛情還發亮光。此外一切是夜。

索菲 （兩手放在她的胸臍，低聲，內心燃着一種企慕。）噢，光明！

法萊 (胳膊圍住她) 你隨我走嗎?

[索菲不看法萊，不回答，依然在她神往的情態。

法萊 (催促) 回答!……你隨我走嗎!……

[索菲慢慢轉向法萊，臉上閃爍着愛情，手交在一起，指尖拂着她半張的嘴唇，預備說話。她忽然走開，聽了聽，

急急道：

索菲 有人來啦。有人上了樓梯……

[她慌忙把法萊推進腳燈一旁的左門。

● 道爾道涅 Dordogne 是貼近吉隆德的一個省份，一條同名的河，橫貫全省，注入吉隆德灣。

薩勒 Salle 和法拉笛 Valady 全是議會的吉隆德派。薩勒和居阿帶在包爾斗一同被捕，死於斷

頭臺。法拉笛化裝逃亡，為人識破，被捕槍決。

● 芮白辣克 Riberau 是道爾道涅省的省會。

④ 忘代 Vendée 是法蘭西西部的一省，以河爲名。一七九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議會通過徵兵三十萬名，從十八歲到四十歲，惹起外省農民強烈的反感。徵兵的命令在三月二日到了忘代省，加上牧師的煽惑，王黨的引誘，無知的農民在三月中旬叛變，起初打了幾個勝仗，終於在十月下旬，被政府派出的軍隊剿平。

第三場

〔傑洛穆·顧爾斯瓦希耶由通樓梯的右門進來。索菲站在法萊方才進去的房門的門限。他沒有看見她，步子又蹣跚，又急促，一直走向左邊的寫字檯。他沒有帽子。他飄蕩的灰白長髮是零亂的，他挽着大結的領帶也鬆散了；他的衣著，他的行動，他的表情，透出心情的迷惘。他的呼吸粗而且窒。語無倫次，唧唧噥噥怨訴。他倒在寫字檯前面的椅子，肘子拄在文件當中，他把眼睛睜在手裏面。〕

索菲（驚於他的容顏和情態。）傑洛穆！

〔他動也不動，繼續低聲呻吟。〕

65

索菲（不放心，走向他。）我的朋友……

〔他不同答。〕

〔她把手放在他的肩頭，惓惓問道：〕

你怎麼的啦？

〔他仰起頭望她，重重地呼吸着，又倒下去了。〕

索菲（斜下身子，用手舉起他的額頭，帶着一種不放心的恩情道：）你難受嗎？你碰見

什麼事了？

〔傑洛穆·頭對她瓦希耶強自向他的妻微笑，恢復他的平靜；他張開口預備說話。他不能夠。他站起一半，想

用手從近旁的小圓桌（上面放着咖啡杯）取一件東西。

索菲 你要我拿什麼給你？

〔傑洛穆指着一個酒瓶。〕

索菲（取給他。）酒？你向來不喝的！

〔傑洛穆握住酒瓶，斟斟一杯，一口喝乾。〕

傑洛穆 噢，天呀，我沈在這人類……

索菲 有什麼意外打擊能夠搖動你……我的朋友，你從什麼地方回來？

傑洛穆 國約議會。

索菲 閉會啦？

傑洛穆 沒有。不過我等不及閉會了。

索菲 出了什麼事？又有什麼新激動嗎？難道還有你想不到的事嗎？你清楚那些人的。

傑洛穆 他們已經不是人了！一羣卑賤殘忍的畜牲。下流野蠻的本能統統顯出來了。屠場的一塊肉。一些懦怯的狗在匍匐，在聞血腥氣。垣牆之中，豺狼在徘徊。大廳越來越空。兩百多人逃了，死了，不見了。右邊成了沙漠。留下些沒有死的，逃出他們的座位，肚子貼着地，爬到山嶽黨的議席。沒有可靠的座位，就是最小心的人，也時時在更動；因為就沒有人知道從那兒遭殃，從上頭，還是從下頭？他們竭力做出不死不活的模樣，好叫人家忘掉自個兒。他們的眼睛，恍恍惚惚，往下，往左，往右，張望着發抖的羊，雲眼

的狼——洛布斯比耶的斜額頭，眼鏡下面的黃眼睛——畢由的低額頭，有紅絲的眼睛——和聖·羅斯提鷄子眼，眼眶裏面冰似的藍眼睛……他站在講壇上。他預備說話。靜了。直着頸子，他拿他冷酷的視線掃向那些彎着背，用力避開他視線的人；他在檢點他們：他預備收拾誰？用不着急促。他有的是時候。誰也不敢動彈……六個月以前，在這地方，海浪一樣吼着敵對的熱情：吉隆德派，山嶽黨，活像兩隊作戰的人馬，手裏拿着傢伙，聲音對聲音，姿勢對姿勢；混戰之下，講壇在動，兩千人頭在呼號。今天，成了墳坑。祇要有一個屠戶說話，你就會聽見蒼蠅在屍首上飛。這些身體動也不動，顫顫索索，疑神疑鬼地在等。只要一入牛圈，就沒有人曉得他要什麼孽，受什麼罪。就沒有人曉得他要人家的性命，人家要他的性命。只要一過門限，你就不復是你了。不過也不成，因為你一迴避，就叫人指住了。同僚，朋友，前一時你握着他的胳膊，回頭你就和他生疏了……他對我怎麼樣一個看法？我哪，我對他怎麼樣一個看法？……人人把別人看做一個啞謎……也許，不到一刻，我會看見他站起來，眼裏是恐嚇。

嘴冒着沫，帶着一羣獵狗，領頭咬我……要不然，也許是我先下毒手……因為我知道，再過一分鐘，我不先砸掉我鄰居的腦髓，他就要砸掉我的腦髓了……

〔傑洛穆敘述的時候，手顫索着見神見怪地在興奮。如今，他中止了，做了一個手勢，要拿酒瓶。但是索非，毅然把酒瓶從她丈夫的手邊推開，靠近他坐下，溫存地撫抄他的胳膊，道：

索非 你別興奮！好好鎮定一下……告訴我出了什麼事。我用心在聽……你說，聖·雨

斯提演說來的，又有誰判了死刑嗎？你不同意，是不是？

傑洛穆（點頭。）是的，又有人判了死刑。

索非 可是，還有誰？他們已經把他們的政敵殺光了。左派，右派。可憐的吉隆德才咽了氣。
公社^①解散了。艾拜爾，壽麥特，克怒磁^②的腦髓掉下來還不到一星期。還有什麼留給他們毀滅呢？

傑洛穆 他們自個兒。他們自相殘殺。共和國的四周弄乾淨之後，他們來殺共和國……

今天早晨，六點鐘，他們拿住了……

索菲 誰？

傑洛穆 黨東。

索菲 黨東？

傑洛穆 我們不是朋友。我不愛這個人。我厭惡那口吐白沫的激昂，那急湍的渾流，那盤算好了的，無法無天的瘋狂，那詭詐，那下流的心性。他喊罵了半天，兜起來的往往只是渾沌曖昧。不過，誰能夠否認他敢作敢爲，有功於共和國的那些轟轟烈烈的勳績呢？……這怪物一樣的人，簡直像革命的「司命」，在陰沈的日子，誰沒有看見他站在雲端明光四射呢？……逮捕的消息傳到議會，出席的人全楞了，傻了。沒有一個人不覺得這個人是神聖的，是屬於國家不可侵犯的遺產。他的作法兒雖說粗，受過他恩惠的人可並不少。好些人一遇風險，就過去求這顆麥杜絲的頭[⊙]保護。整個一羣食客靠他打發日子。可是，現在，這羣人驚惶失措，唧唧噥噥，不做聲了。我同大家一樣不做聲……

最後，他一個黨徒，好比崩隕的星宿的一個衛星，覺得自個兒要跟着他坍塌，本能地試想拉他一把。勒讓捉，一個俗傢伙，平時躲在黨東的影子下面，閃他的電，打他的雷……一害怕倒有了力氣，他叫着，號着，給自個兒打氣，要求釋放黨東。他的呼聲，破開靜默，安穩住多數人心。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打算支持他。有些人簡直冒了險拍巴掌。再有幾分鐘，國約議會就許有了勇氣，不會聽人把牠謀害了……

忽然，洛布斯比耶進來了。心裏的唧噥馬上凍住。他一走過來，思想急忙鑽回面孔底下。靜默重新圍住了演說的勒讓捉。他看見洛布斯比耶。他興奮着，不由自主，還衝空裏吶喊了一分鐘。隨後，一看失了反應，他收住嘴，勉強了兩句，就結巴上來；一句話沒有說完，他拿拳頭打着講桌，停住，就跳下去了。洛布斯比耶扶着樓梯，慢慢從另一邊上來。那可憐蟲吓壞了，如今就怕有人想到他。洛布斯比耶理也不理他，嗶叫些什麼，用他發尖的嗓音，讀着三個委員會昨天晚晌發出的逮捕的命令。他含含糊糊地說起一個大陰謀。他慶祝『強大的議會』、『清除內部所有出賣革命，不勝任的

份子……』於是，聲音帶着恐嚇，他猛然把頭轉向藏在別人後頭的勒讓捉，他做出沒有看見他的樣子，申請從嚴懲辦給賣國賊辯護的不露面的同謀者。勒讓捉啣哩咕嚕，要求分辯兩句。但是洛布斯比耶，無動於衷，裝做沒有聽見。一句一個死亡，他讀完他抑揚頓挫的文章，就走了，留下月桂盤繞的斧子，掛在議會的頭上……

像一個淵窟靜默，越漩越深。勒讓捉還在望着死嗶叫。但是，這一回，這條狗只有一個念頭：爬在鞭子底子，舐着踢他的腳，求他饒命。他抽抽搐搐，說他不會知道，不會曉得……萬一他的朋友或者兄弟有罪，保證自個兒熱心告發，否認打倒的主子，拿議會的懦怯做他懦怯的背棄的見證……沒有一個人敢向他伸手，就是洛布斯比耶，望着這落水的可憐蟲，不動聲色，臉上的恐嚇一點也不鬆弛……

這位先生不見了。一片輕蔑和恐懼把他蓋住。然後，一個山嶽黨，以議會的名義，慶祝委員會，說牠們監視得宜，撲滅了新的陰謀。大廳四角起了些讚同的聲音。但是洛布斯比耶，知道議會反覆無常，一點不滿足於這些抓不住，數不出的聲音。他要國

約議會，以記名投票的方式，明白表示，還要牠批准黨東的判決——因為判決事先就寫定了——黨東的死刑。

索菲 你投票來的！

傑洛穆 全投票了。在監視之下，全急急奔向講壇。有些人，彎着背，聲音不大可靠。多數人，裝出一種羅馬人的剛毅，做出一種堅定的聲音，肚子裏頭却七上八下，又驚又怕。勤讓捉也投票，勒讓捉賣了他的主子。我們有五六個人，看着直犯噁心。我們等着輪到各自投票。一看輪到了，全站起來，走過去投票，來一個落井下石。

索菲 你下石來的！

傑洛穆 輪到我的時候，我站起來，走了。

索菲 你沒有投票！……

傑洛穆 我站在門口。有人叫我的名子。有人在我後面，碰着我的肩膀，不住在喊：「顧爾茹瓦希耶！……一個人（是誰呢？）當門站住。我把他從門桿推開，走出大廳。來到街

上我一頭暈，差點兒倒了下去。一個過路人看見我搖幌，過來攙住我的胳膊，把我帶到一家咖啡館，叫我喝了一杯提神的東西。不願意惹人注意，我聚起力量，回來……我還真想躺在地上，埋在地下，再也不用站起來……厭惡，厭惡人類，厭惡自己。人性，自由……笑話！我的信仰，可笑之至！人生下來就為做奴才。人生下來就為出賣。你要他自由，要他解放，鬧來鬧去，不過是幫他施展他的獸性罷了。我幹了些什麼？我糟蹋了自個兒一輩子……

〔他重新倒在桌子上面，手扶住頭。〕

索菲

（聽他講話，透出一種激動，一種滋長的憐愍。）可憐的人！可憐的人！（斜身向他，移開他的手，握住。）傑洛穆，我的朋友……我親愛的丈夫……不要難過！我瞭解你，我

可憐你。你所感到的痛苦，我同你一樣感到……不過，我不要你丟掉你的信仰……

我們的信仰……

傑洛穆（仰起頭，一種懷疑的聲調）我們的信仰？

索非

牠也是我的。——自然啦，人是下流的，殘忍的，迷誘的……！唉！我們太知道我們身子裏面裝着多少妖魔鬼怪，多少渾賬思想，折辱我們，說都不敢說給外人聽……！可是，正因爲我們知道，我們才發動革命，解放人類，把大家救起。我們不諱言困難，也不諱言危險。我們的錯誤也許就在相信勝利相信的太早。不過，在解放開頭的那些日子，聽憑法蘭西個個靈魂和自個兒吻抱，也是一種幸福。我們應當戀惜嗎？這不能夠長久的。然而，誰不妬嫉我們——將來誰不妬嫉我們？我們這輩子總算遇到一次這種幸福。我們摘了牠的花兒。花兒也就謝了。我們一時的歡樂，以後我們便在還債。這是苦事。不過理應如此。你研究科學，曉得承認大自然無情的法則，因爲曉得，難道倒做成你懷疑或者放棄的一個理由？你有的是往高裏去的力量，一眼望盡山外的大地，蜿蜒的長河，人類精神的進步。你從來不信幾年就夠觀察牠的運行的，你早已看見好些世紀，停頓不止一次，後退不止一次。是的，我們的肉眼不會看見那塊福地的。不過，知道牠在那兒，指出牠的道路，不是已然非同小可了嗎？以後還有別人來，年紀

還要輕，繼續中斷了的行程。我們和現時綁在一起，讓我們拿他們來安慰自個兒罷！抵制外來的可怕的前景，我的朋友，你自個兒儘有辦法！你個人的工作，你的研究，你的發明，這科學的王國，逃出人類的瘋狂和他們的兇險，不管他們情願不情願，會有一天挽救他們的……

傑洛穆（漸漸直起身子，手放在他女人的手裏，眼睛始終看着她。）呵！聽了你這番話，我好多了……從你的嘴，這些思想……那信仰，我丟了的信仰，你給我找回來……我的太太……可是，你真愛我嗎……我相信你不的……

〔他吻她的手。〕

〔看見他俯向她的手，索菲心亂了，把頭轉開。〕

傑洛穆（舉起眼睛望着她，感謝地，卑謙地盼着她的回答。）索菲，說真個的，你對我有
一點點恩情嗎？

索菲（避不作答。）呵！方才聽你講，我一直在哆嗦……我怕……我怕……

傑洛穆（帶着一種憂鬱的微笑。）你怕我懼怯嗎？

索菲 別，別說這話！

傑洛穆 難道我還沒有表示夠嗎？

索菲 你拒絕跟別人一塊兒墮落。

傑洛穆 呵！我當時應當發言的。我逃掉了。我是一個可憐人，只有不做這點兒小小的勇氣……

〔法萊在門口出現，他們沒有覺察到他；他帶着一股嫉嫉的忿恨望着他們。他們的眼睛機械地轉向他這邊的時候，他就退進裏面。〕

索菲（恩愛地。）你是一個可憐人，沒有力量，也就是爲了這個……

〔她斂住她熱烈的表示。〕

傑洛穆（沒有鬆開她的手，把她拉近了。）就是爲了這個……（她不同答，他追問下去。）就是爲了這個……說呀……所以，所以才對我有一點……一點情感？

索菲

（忸怩，依然避不作答。）也就是爲了這個，我的朋友，也就是因爲你沒有力量，所以你拿你的生命冒險，更爲難得。因爲你冒險來的。別小看自個兒，說你逃掉了！……

傑洛穆 你的話也對。我知道他們回頭要盤問我的。兩個月以來，我的思想已然可疑了。

我走路有人尾隨，我說話有人挑剔，甚至於我的沈默也成問題。告密的人窺伺着我。

我們的朋友中間就有。我今天就敢說（我想等弄確實了，再把我的疑心告訴你，）

我就有證據證明帶尼·巴姚那老頭子……

索菲

（恐怖。）噢，天！

傑洛穆 這兒講些什麼，他全去報告……

索菲 不，我簡直不相信！這老頭子……這和氣膽小的人……圖什麼呢？

傑洛穆 （聳肩。）保障他的安全……何況，在我們這種時代，做壞事是一種傳染病；你

會看見挺好的人，忽然就起了胡作匪爲的需要……

索菲 （驚懼。）傑洛穆！他在这兒來的……

傑洛穆 誰？巴姚今天？

〔她點頭稱是，太激動了，說不出話。〕

傑洛穆 你怕什麼，索菲？我知道你一向小心……

索菲 他在這兒的時候，進來了……

傑洛穆 進來了……

索菲 ……被通緝的犯人，避一避……法萊……

傑洛穆 （發出又驚又喜的呼聲。）法萊！他活着他來了……索菲，你留下他了嗎？你沒

有趕他走罷？他在那兒？

索菲 他在這兒！

〔她指法萊給他看。聽見呼喚他的名子，法萊早已走來站在門口。爲了掩藏她心頭的雜亂，她走出通樓梯的門，留下兩個男人，彷彿有心在入口守望的模樣。〕

● 馬德蘭把洛布斯比耶的眼睛說做綠顏色：「我們必須承認，在任何情形之下，他那一雙小綠眼睛，在藍

眼鏡下面，是清楚的，有遠見的。」（法蘭西大革命第十六章）

學由 Jean-Nicolas Billand-Varenne 是議會的山嶽黨，一七五六年生，一八一九死於流放所在。他原是洛布希耶的死黨，最後却執意和他做對。

聖·爾斯提 Louis de Saint-Just 是國約議會最年輕的議員，一七六七年生，他是洛布希耶的心腹，「火一樣的靈魂，冰一樣的心」，一時祇說一句話，這一句話刀子一樣刺人，花一樣銷魂。他的熱情是數學推求的結果。他把人人看做罪人，比他的黨魁還要冷靜，還要幹練，而又長的那樣皎美。他是政治委員會委員，國約議會主席，最後，在軍政方面爭功，和喀爾魯衝突。他和洛布希耶一同被捕，死在斷頭臺上。這時也不過二十七歲。

公社是巴黎民衆攻陷巴士地葉監獄之後，依照聯合主義的原則，由各區推選三個代表，組織公社總議會，聯合外省的「義勇」發動八月十日攻打杜伊勒內王宮的政變。他們第一個目標是佔據市政府，宣布解散市議會。市議會說他們不合法。他們的答覆是：「人民如若叛變，就是收回一切權力，親自問政的表示。」從此市政府成了公社的根據地，公社成了推動一切改革的中心。誰抓住他做爲武器，誰就勝利。吉隆德派的失敗，與其說是洛布希耶等的仇恨，不如說是公社的力量。後來洛布希耶因爲「還

性「宗教等問題，設法離開公社的首腦，改組公社的下層人員，把他變成個人的組織。洛布斯坦那便是在公社（市政府）被捕的。此後也就解散了。

④ 克怒磁 Anarchist Clouts 是一個普魯士人，一七五五年生，參加「大革命」，當選為國約議會議員，同時是百科全書的助編。和艾拜爾、露麥特等發動「理性」宗教，和他們一同死在斷頭臺上。艾拜爾天天在報紙上鼓吹屠殺，勇敢，但是臨死的時候，沒有比他慘戮的更厲害的。克怒磁看不過眼，在囚車上向羣衆喊道：「我的朋友，請你們別把我和這些流氓混在一起！」

⑤ 麥杜絲 Méduse 是希臘神話裏面的三個女怪 Gorgones 之一，誰看她們，誰就變成了石頭。麥杜絲原先是一位絕世美人，得罪了 Minerva，把她的頭髮變成一條一條的毒蛇，Percé 砍掉她的頭，帶牠去作戰，好把敵人變成石頭。

⑥ 勒讓提 Louis Legendre 原先是一個屠戶，領先攻打巴司地葉監獄。一七五二年生，一七九七年死，當選為議會議員，他站在吉隆德派那邊，其後又站在黨東那邊，成了吉隆德派的對頭。黨東被捕，脅於洛布斯坦那的威嚇，投票贊同黨東處決。

第四場

傑洛穆 (伸開胳膊，走向法萊) 我的朋友！

〔法萊動也不動，帶帶一停，傑洛穆繼續向他走去。〕

你居然逃掉了！……聽說……多謝上帝……

〔他來到法萊身旁，要擁抱他。但是法萊轉開身子，走進客廳，遠遠站住。〕

法萊 (冷嘲) 我們少麻煩上帝罷！他不關心人世的。上帝是洛布斯坦耶的。

傑洛穆 (熱烈的心情一冷，呆了呆，又興奮上來) 法萊！我又看見你！……今天我憂愁

苦悶了一天，我覺得一道陽光同你一塊兒進來……

〔他重新向法萊走了幾步，這次向他伸出手，法萊並不睬理。〕

法萊（同一冰冷譏諷的聲調。）別靠近！陽光會燒了你的。

傑洛穆（驚異，退回一步。）法萊！我的朋友……你怎麼啦……你不願意握我的手……

：你不相信我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感謝你選了這兒做藏身的地方。你不相信我的友誼嗎？我一直對你是忠心的。

法萊（辛辣地。）我認識這些友誼的，一年以來的忠心，把我們全忠心給兇手了。

傑洛穆（傷心。）法萊，說真個的，我極少幫你們辯護。可是（我不求你饒恕，隨你指責我好了。）你就不想想，我們全關在瘋人院，就沒有法子透進一句有理性的話。這是一種傳染病。最健康的頭腦也一點一點過上了。四年過度的緊張，昏迷的演說，熱狂的文章，恐怖，懷疑，救世的希望，之後的幻滅，形成一種有毒的氣氛。死的恐嚇惡化了一切思想。『不是勝利，就是死。』想在這刀鋒之上站穩了，一站站上幾年，不會沒有危險。刀鋒之上弄了一身血，大家氣瘋了。誰打算喚醒他們人類的情緒，就會叫這些

老虎拿牙撕爛了……唉是你的朋友法萊是你本黨，是你自個兒，第一個向歐羅巴宣戰，掀起內爭，打開夜叉的鎖鏈，把自個兒吞掉！

法萊（刺傷。）我們拒絕和罪惡聯盟。別人却和罪惡妥協，保全他們的生命。

傑洛穆（被擊中了，然而約制自己。）在我們生命之上，還有我們生命的作品：我們年輕的革命。牠的仇敵夠多了！別把我們的怨恨添上去！我們應當為牠犧牲自個兒一切熱情。

法萊（侮辱。）對於沒有熱情，只有利害的那些人，犧牲破費不了什麼。

傑洛穆（不求瞭解。）我們不說那些人。卑鄙的靈魂隨他們去！你同我關心的，只是為理想活着的那些人。

法萊 有些人為理想死掉，有些人藉牠們過日子。

傑洛穆（呼喚。）法萊……你是什麼意思？……你究竟怎麼啦？……別人會說你恨我？

法萊（停了停，憎恨地。）是的！

傑洛穆（傷心。）眼前你隨地有性命之憂，在這充滿你政敵的巴黎，有一個人關切你，

不讚同你的思想，然而尊重你的思想，打算救你，你難道對他一點好感也沒有嗎？

法萊（興奮。）沒有，我沒有好感！你關切，瞎扯？你關切的只有你自個兒，你的安全，你的

中立和你不惹亂子的工作。暗殺法蘭西的暴徒打下地獄……可是中立者，倒嘔出

來才是……你知道我多憎恨洛布斯比耶那個怪物，那窮兇極惡的騙子，共和國的

劊子手，奧地利的奸細！我盼望再來一個高爾黛，一刀挑出他的心。我會吻那把刀

子的！可是我同樣也恨那些不做聲的小心鬼，在這殘酷的鬥爭之中，罪惡道德一視

同仁，一切漠不關心，關心的只有他們天秤上的把戲，永遠準備好了犧牲那一位，伺

候這一位，明天再把他出賣了……

傑洛穆（約制自己，十分安靜；然而內心，不免一陣顫慄。）法萊，這些話不是對我說的。

法萊（厲聲。）是對你說的！

傑洛穆（心死了，停了一時，沒有回答。）不過，你既然這樣恨我，爲什麼你還來我這兒

躲避呢？

〔法萊不回答，但是他的視線，越過額爾菲諾瓦希耶，看向開開的樓梯的門：索非進來，他立刻發出一種充滿熱情的耀耀。傑洛穆注意到他情態上驟然的變換。回過身子尋找原因，他看見他女人向他走來。

● 山獄黨的三大巨頭，同時也是公社的三大巨頭，除掉蘇東和洛布斯比耶，此外更爲民衆擁戴的却是馬辣 Jean-Paul Marat，人民之友的主筆，幾乎一切屠殺事件，全有他從中主持。吉隆德派崩潰以後，小部分逃到諾爾芒底 Normandie，煽動人民反叛。中間就有一個年輕女孩子高爾黛 Charlotte Corday，著一迷，跑到巴黎，攜着刀子，衝進馬辣的浴室，把他刺死在浴盆裏面。這是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三日的血案。高爾黛是十七世紀悲劇作家高乃葉的外孫女，一七六八年生，被捕後，死於斷頭臺。

第五場

索菲 (情緒十分緊張, 關好門, 奔向傑洛穆。) 他們來了! 他們來了! ……傑洛穆! ……他

逃不掉了! ……

(傑洛穆觀察法萊的眼睛, 然後, 轉向索菲, 研究她的惶亂。他因而忘記注意語言的意義。法萊一點不被索菲的語言驚動, 決不掩飾他看見她的喜悅。)

索菲 (擒住她丈夫的胳膊。) 快呀! 快呀! 傑洛穆! ……你沒有聽見我的話嗎?

傑洛穆 誰來? 你看見了些什麼?

索菲 街已經被包圍住了。成隊的武裝人民在挨家兇搜。我們的門口也有人把守! ……

來，你看！

〔她把傑洛穆領到垂着厚帘子的右窗。她掀起一角窗帘，傑洛穆斜過身看。法萊隨着他們，但是眼睛僅僅看着索菲。〕

傑洛穆 他們在搜查本區的住戶。

索菲 你想那人已經告發我們了嗎？

傑洛穆 誰？帶尼·巴姚……沒有……眼前，還不至於。現在，這是一種普通檢查，並不單

單注重我們……你看這隊人走進對門的人家……這一定是監察委員會分部發下的命令，舉行沿戶搜查……家家搜到。不過也許經了一天事變，特別要留意搜查我們。

索菲 （不知所為。）逃罷，克樓德！

傑洛穆 克樓德……呵！是的，法萊……逃是不可能的……你看，街頭的柵欄已經關了，一個哨兵站在那兒。搜查未了以前，誰也不用再想出去……他們依次進行。查完

對面人家，就輪到我們了。我們還有一刻鐘。

索菲（漸漸失去自制。）傑洛穆，我們得救他！

傑洛穆（始終安靜。）我親愛的，我們的生命全都一樣危險。

索菲（情急。）可是他，叫人尋見，他就完了！

傑洛穆 要是在這兒尋見他，你也一樣要完的。

索菲（熱情激昂。）我不在乎我的性命，只要我救得了他的性命！

法萊（眼睛發光。）現在我達到我的目的，我什麼也不怕了！

索菲 不，目的是活下去。我不要你死！

法萊 一塊兒活下去，要不，一塊兒死！

索菲（熱情。）活下去……

法萊（洋溢着欣快。）我們會活下去！

〔他們忘記一切，一切圍着他們的束，危險和端詳着他們的傑洛穆，兩個人手握手，眼睛看着眼睛。〕

傑洛穆（靜了一時，十分冷定。）沒有幾分鐘了。你們要想活下去的話，別丟掉辰光，儘着在這幾分鐘裏頭親熱，也不是事。

〔聽見這話，索菲又驚覺了；她放下法萊的手，法萊也在後一退。她轉向傑洛穆——但是不敢正眼看他，——眼睛充滿了紛擾。〕

索菲，你曉得，那間屋子緊底，（他指着靠近腳燈的左室。）靠牀的牆壁，套着一間板條拼湊的密室，是我親自做的，爲的保藏那些文件，萬一落在外人手裏頭，不會沒有危險的。緊底容得下一個人躺着。你帶法萊進去，小心把板壁蓋好，帳子掛好。要是和平常一樣，檢查僅僅跟於本區普通的問詢，他們看一看就走了，我們還有溜掉的機會。

索菲 來！趕快，法萊！

傑洛穆 等等……我們得想周到才行。萬一搜查是公安委員會來的命令，或者萬一那傢活——巴娜——已經告發了我們，沒有一個牆角，沒有一堵牆會不搜到的。那

時候，就無能爲力了。我們只有一個辦法……把這拿去……

〔從他寬大的領結的一個褶子，他取出一個小囊，他打開牠，分與裏面的東西。〕

這毒藥挺靈。我從喀巴尼斯那兒弄來的……這是你們的法萊……索菲……我另

有一份……去罷……

〔索菲感動了，法萊也紛亂了，兩個人充滿了矛盾的情緒，看着傑洛穆。他不復看他們了，走向窗戶。他們由靠近腳燈的左門走出。〕

● 克樓德 Claude 是法萊的名子，普通祇有近親才這樣稱呼，所以顧爾茹瓦希聽了一楞，瞭然於他和索菲的關係。

● 公安委員會 Comité de Sécurité Générale 一七九二年十月二日，由議會通過設立，委員最初是三十人，逐漸減至十二人，九人主管全國的警察事務，但是因爲和政治委員會的職權相當混淆，彼此不免時起磨擦。

第六場

〔傑洛穆·亞爾諾瓦希耶轉回身子，眼睛盯着他們方才下去的門，慢慢走向中心。〕

傑洛穆（帶着一種辛辣的譏嘲。）他們是情人——我頂好的朋友，因為妬嫉；因為死在眼前，變的多野蠻瘋狂！爲了搶我女人，他簡直想把我弄死……我女人，方才我還向她訴苦，原來是他的同謀；還用說，她一心盼望我死……爲什麼不我是他們快樂的障礙……好啦，就讓他們稱心去！我不會再長久妨害他們的……我也沒有精神硬留一個單想把我摔掉的女人。我也沒有精神再老留自個兒，死釘着這卑鄙的人類……卑鄙不可笑。簡直不配蔑視……只有一個女人還給我一個相信人類的理

由。他也給我搶了去……好的……這兩個可憐蟲要是還能夠從生命找到快樂，好的，活着好了！我呀，我把我的性命送給……

〔他走向書架，從一本四開大書的羊皮封面底下，取出若干稿紙。〕

那些劊子手，看見這些批判他們的文章，會以為我的判決書寫好了哪。

〔他把稿紙放在客廳中央一眼看到的桌子上面。〕

〔隨後，他走向靠街的窗口，往外瞭望。〕

他們走出別人家了……他們穿過街了……他們進來了……我準備好了。

第七場

〔聽的見一隊人重重地走上樓梯。粗魯的碰門響聲。傑洛穆，不慌不忙，過去開門。進來一個代表和十個武裝人民。——代表的服裝：「黑呢的寬褲，同樣的短上身，三色的背心，雅高班式的短而且平的黑辮，紅帽，刀，長鬚，所謂一份十足的『喀馬烏勒』行頭。」●士兵僅僅有部分這種打扮。好幾位，沒有上身，沒有背心，破鞋，握着槓。

克辣巴 公安委員會……

傑洛穆 進來……是你，公民克辣巴嗎？

克辣巴 （開頭的話就顯出仇恨。）你沒有想到罷？

傑洛穆 （安靜，輕蔑。）我全想到了。

克辣巴 (侮弄, 威嚇。) 冤家碰頭也想到了, 嗯?

傑洛穆 (安靜, 輕哀。) 特別趕着有人要作對。好在不是我!

克辣巴 你要你的貧嘴……不過, 我不是爲糟蹋我的唾沫來的。你的腦袋牢靠不牢靠?
傑洛穆 問你自個兒好嘍!

克辣巴 (向別人。) 來呀! (他呼狗一樣打口哨。) 搜! 搜! 搶他的!

傑洛穆 對啦。你說的好。

克辣巴 ……看誰開心到底……

[士兵開始粗手粗腳地搜索木器, 翻出抽屜, 亂七八糟地倒在地板上, 弄散了紙張。聽見聲響, 索菲走出鄰室。她走近傑洛穆。他動也不動, 站在屋子當中, 背向着匪徒。]

傑洛穆 (不動, 差不多沒有張嘴。) 好了嗎?

索菲 (點頭稱是, 不言語, 然後, 低聲。) 有機會嗎?

傑洛穆 (低聲。) 一點沒有。

索菲 (低聲) 這人是誰?

傑洛穆 (低聲) 克辣巴。一個流氓，兩年前在阿辣伯區做錢販子，我拘押過他。

克辣巴 (向他一個部下) 狄冒萊翁，弄乾淨爐子！

[士兵拿槍扎進壁爐，用力搖動。]

來點兒濕草……杜散，拿去，點起來！要是狐狸在裏頭的話，聽得見牠咳嗽的！

索菲 (低聲，向傑洛穆) 他們知道嗎？

[傑洛穆聳肩。]

克辣巴 (向他的部下) 搜呀！搜呀！

傑洛穆 (向克辣巴) 至少，饒了這些細緻的藝術品罷！

[他指中國屏風。]

克辣巴 藝術是貴族的鬼把戲。

[一個士兵用槍測驗牆壁，插進一張大的帆布畫像。]

〔索非呼喚上來。〕

克辣巴（趨向他的部下）哈哈……再戳一下子……

〔士兵再把槍扎進畫像。〕

你覺得後頭有什麼東西嗎……沒有……

〔他轉向索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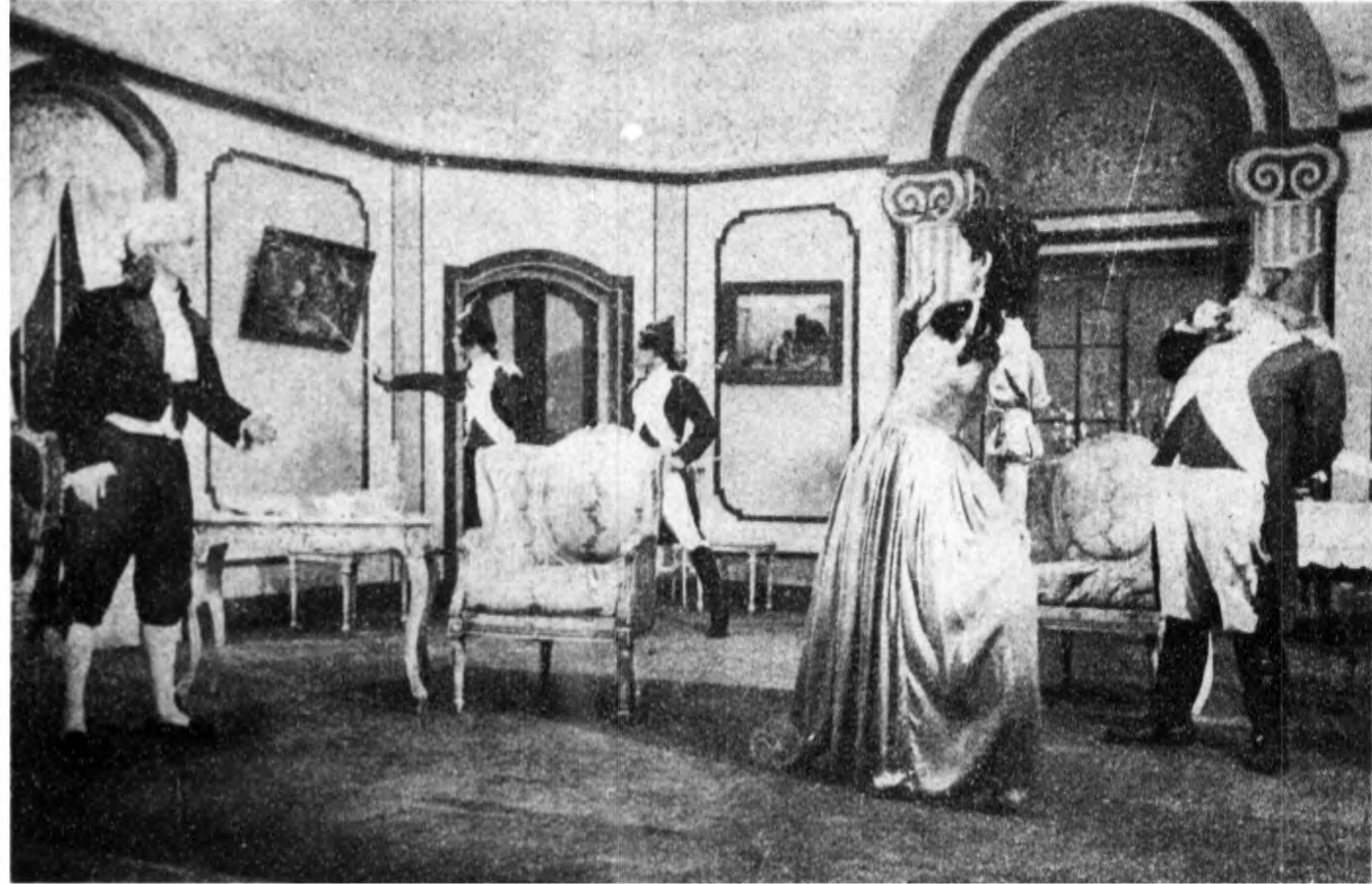
你爲什麼叫喚？

〔索非輕蔑地打暈他。〕

（暴怒）你不屑於回答我嗎……你把我看做一條狗……傢活……女公民，我們倒要看看你的畫下面藏着什麼東西……不是那張……是你的皮……我們要幫
你搜搜跳蚤……

〔傑洛穆做了一個手勢推開克辣巴。克辣巴一下子就把他推開了。〕

你呀，老頭子，安靜着罷……會輪到你的。我有命令搜查一切。我搜查……不過，我懂



克辣巴 哈!哈!……再戳一下子!……

得尊重羞答答的女性的……不是我們，女公民，搜你那寶貝東西……「驢皮」（呼喚）……這媳婦那兒去了？……「驢皮」

「驢皮」在通響階的門邊出現，一個頭髮蓬鬆的姑娘，虛腫的面孔，凸胸脯。

你又在勾引什麼漂亮小夥子嗎？小心給我抓住了！……往前來把這小媳婦給我帶到隔壁屋子，看她襯衫底下有沒有個把人住！

「他們笑着，索非做了一個反抗的姿勢；但是她瞥了一眼關着法萊的屋門；她走進靠近花園的另一間屋子。」
「驢皮」隨着。

傑洛穆（自語）傢伙沒有東西的地方，他們照例搜尋一番就在眼邊的東西，你得揪他們看才成。

「他走近當中的桌子，上面是他留下的一眼看到的文件，就沒有一個人想到看看。他故意做出笨手笨腳的樣子，引誘克辣巴注意；他急忙把文件抄起，像要把牠們藏起來。」

克辣巴（跑過來）不要動！……給我給我！……

〔他捨下文件，翻着，讀着：〕

論奴性……奴隸的共和國……我可厭住你啦！

〔他拿文件在他的鼻子底下擺弄。〕

他一定還有別的藏着……塔夫塔斯，看住他的手！法利爾，掏空他的口袋！

〔一個士兵抓住傑洛穆的兩腕，反扣在後面；同時另一個士兵在克辣巴的視線之下搜尋。〕

我有了你的腦髓了。

傑洛穆（帶着一種冷靜的輕蔑。）噢，掉牠好啦！

〔進來拉薩爾·喀爾魯，政治委員會委員的裝梳。高大，藍眼睛，寬大的前額，鎖著眉頭，——酷刻，高傲，譏諷。〕

——「一種冷笑的常識」……

● 「喀馬烏勒」Carnagole 是一種民歌，也是一種衣服，起源於意大利北部的喀馬烏拉 Carna-
Boia 地方。大約每逢夏天，喀馬烏拉的農民就到法蘭西南部幫助人民刈葡萄樹枝，把他們的短打

● 服裝和歌謠也帶了過來。一七九二年七月，馬賽的「義勇」來到巴黎，又把二者介紹給革命的男女，成爲一時的風尚，特別是洛布斯坦耶的雅高班俱樂部，多做「喀馬烏勒」的打扮。

● 原文是日本屏風，不過布景的描寫却是中國屏風，如今譯者斗膽替作者改歸一律。

第八場

喀爾魯（在門限上停了一刻，驚視着，明白了，雷聲一樣呼喚）蠢驢，你們在這兒幹什麼？

〔士兵把頭轉向門。〕

士兵 喀爾魯……最高委員會喀爾魯！

喀爾魯（大步走向克辣巴，粗野地推開他，把傑洛穆從抓住他的手掀開）渾賬……
放下爪子！

克辣巴（硬掙）我有命令。

喀爾魯 我，我發命令。

克辣巴 我的責任是搜查。

喀爾魯 你的責任是尊敬那些可尊敬的人。放開這個人！

克辣巴 共和國的敵人，難道倒有特權嗎？

喀爾魯 笨蛋！他對於共和國的供獻，一百個你這類蠢驢也比不上。仗着他的發明，革命

軍得到強大的礮火，在瓦地尼●打敗了敵人。

克辣巴 勝利不是愛國的執照。我就不信任老鷹。

喀爾魯 你嫌牠們飛的太高嗎？

克辣巴 牠們飛出了水平。頂好是剪掉牠們的翅膀！全都平等！

喀爾魯 全都像你這癩蛤蟆！●（克辣巴的士兵笑了。）再說，克辣巴，世界降到你的水

平，共和國需要領袖。我就是一個騰開地方！

克辣巴 我走不走，看我高興。你不是這兒的主人。我是公安委員會的代表。我不許人取

笑……

喀爾魯 最高委員會沒有玩笑的習慣。違抗命令，決不寬貸！

克辣巴 好。我走，因為我高興走。不過公安委員會會知道的。你拿着我的腦髓，我呀，我可拿着那像活的腦髓。

〔他搖着他奪來的文件，同他的士兵走出，「髓皮」隨着。〕

〔餘下傑洛穆和喀爾魯。〕

④ 瓦地尼 Watignies 是法蘭西北部鄰近比利時的一座小城，一七九三年十月十六日，茹爾當 Jourdan 將軍得喀爾魯之助，在這裏打敗了奧地利的軍隊。

⑤ 克辣巴 Crapart 和法文的「蛤蟆」crapaud 一字的音寫相似，所以引起士兵的哄笑。

第九場

喀爾魯 他拿去什麼？

傑洛穆 我的訴狀。

喀爾魯 你是原告，還是被告？

傑洛穆 全是。我在這些文件控告濫用憲法，假公濟私的暴徒。

喀爾魯 你這叫往空裏丟石頭。砸下來，打着你自個兒。

傑洛穆 我知道。真理殺人。

喀爾魯 顧爾茹瓦希耶，時候不多了。來的時候，我就知道了。可是，事情的發展比我預料

的還要快。我想不到在這兒看見偵探。

傑洛穆 那麼，不是政治委員會差來的？

喀爾魯 政治委員會用不着偵探。牠有你的朋友就夠了。

傑洛穆 帶尼·巴姚告發了嗎？

喀爾魯 是的。

傑洛穆 那麼，我沒有什麼告訴你的了。

喀爾魯 你這兒藏着一條吉隆德的狗。

傑洛穆 你不指望我交出他來罷？

喀爾魯 我不指望。放他出去！放他到別處找死去！我來不是爲了同你談他。他在什麼地

方，他去什麼地方，在如今，這可憐蟲的皮值不了幾個大。我來是爲了同你談你。

傑洛穆 你要談什麼？

喀爾魯 顧爾茹瓦希耶，你知道，你自個兒招人疑心。這也不是今天如此。幾個月以來，你

態度模稜兩可，默然反對委員會的議案，甚至於放棄投票權，顯然表示你是政敵。你那些掩藏的情緒，大家不難揣摸。你之所以平安無事，一則由於你過去的功績，一則由於浦芮餓，讓·鍾同我，願意爲國防救下你這樣一顆腦髓。但是今天，你也太難了。你在議會認誤的言論，你急忙的逃脫，引起委員會大大的反感，方才來了一場激烈的議論。全冒了火。這種沈默的反抗比發聲的反抗還要惡毒，多數人主張一刀兩斷。委員會讓你自個兒選擇：或者是，你乾脆接受新下的命令，這就是說，反對被通緝的罪犯；——或者是，你同他們一塊兒走。我來爲的告訴你：你今天晚晌到雅高班俱樂部，登臺宣布你讚成這些命令。這就是保障你安全的條件。

傑洛穆（安靜）我拒絕。我承認：一年以來，我的行爲太招人疑心。就是今天，我還呈出一種我不該有的紊亂。然而，其後出了些事，說也沒有用，把眼睛的明亮和精神的平靜交還我。我終於負起我的責任，我快樂。

喀爾魯 什麼責任？

傑洛穆 我要毀掉非法的判決和血的統治。

喀爾魯 你千萬不要這樣幹。你沒有那種權利，而且，也沒有那種力量。

傑洛穆 我有我良心上的權利，和爲牠犧牲我自個兒的力量。

喀爾魯 傻東西，你就不看看，誰在這時候搖動委員會，誰就會破壞我們的工作：共和國！

傑洛穆 我們的工作是建立自由人的權利。

喀爾魯 要想人自由，先得保護他不爲別人奴使。沒有國家的力量，就沒有個人的權利。

傑洛穆 被國家的力量犧牲掉，自然就沒有了。

喀爾魯 現在沒有，將來有。記住爲未來犧牲現在！

傑洛穆 爲未來犧牲掉真理，愛情，一切人類的道德和自尊心，等於犧牲未來。正義不在

壞土上面生長。

喀爾魯 我們不妨開誠布公地談談，顧爾茹瓦希耶！我們全研究科學。我們兩個人全曉

得大自然的法則無情。牠不關心什麼感傷主義。爲了完成牠的目的，牠把人類的道

德踏在腳底下。目的就是道德。我要目的。多大價錢我也出。價錢不由我定。我只是接受。我和你一樣厭惡，也許比你還要厭惡那些狡滑和流血的人。我比你還應該同他們肩比肩地活下去。我厭惡他們天天叫我簽字的暴行。但是我並不以為我應該拒絕簽字，拋棄行動，因為行動弄髒了我的手。我考慮的是戰爭的目標，不是戰爭。爲了人類的進步，不妨醜醜，——甚至於需要罪惡，就不妨罪惡一下。

傑洛穆 我明白你，喀爾魯。我決不譴責你缺乏憐愍。你說的對，科學用不着憐愍。我同你一樣不相信感傷主義。不過，我也不相信觀念論。而且，年紀比你大，我對於人類的進步已然失去了信仰。我是一個學科學的，不會毫無保留，就相信我們一個假定（因爲也只是假定而已。）假定雖說拚命諂媚人類的天才同熱烈的希望，我也不肯就把牠看做祭壇上一尊神，用犧牲的血腥氣息過活。對於我，只有生命，只有現在的生命神聖。

喀爾魯 可是你犧牲了你的生命？

傑洛穆 我拒絕爲了我的性命，犧牲別人的性命。

喀爾魯 無論如何，他們的性命是丟定了。

傑洛穆 我的沒有丟，只要牠肯做一個自由的靈魂的榜樣，反對一個懦夫暴徒的卑鄙的時代。

喀爾魯 我管不着你的靈魂！可是我寶貴你的生命。我需要你的腦髓。顧爾茹瓦希耶，我們需要你的血汗，你的天才。祖國需要牠們。動員名額裏面有你。你沒有逃避的權利。你在摧毀國家應有的果實。

傑洛穆 中止已經開始了的工作，我覺得遺憾。人間的愛情，只有真理的愛情不三翻四覆。唯一持久的幸福是耐下心，熱烈地追求真理。不過，在最近這些年，我們已然學會了，必須時時刻刻準備拋棄一切屬於我們的東西：財產，榮譽，幸福，愛情，工作和生命。我現在就準備好了。

喀爾魯 自私自利的人！你拿你送禮，還祇爲了自個兒！……我呀，我現在爲自個兒，也準

備好了。然而，我不是爲你。我不許自個兒那樣做。顧爾茹瓦希耶……以聯繫我們的往日的敬重和工作的共同的名義……接受我給你帶來的安全的條件！

傑洛穆 我不能够。

〔他走開了。〕

喀爾魯 (聳肩) 學究！老頑固！……

〔他等了等，然後向傑洛穆走了幾步，取出文件給他。〕

好啦，拿去！

傑洛穆 (接過文件，打開) 什麼東西？

喀爾魯 我先就料到了！我曉得數學家的執拗……好啦，放到你的口袋裏頭……這是兩張假名假姓的護照，給你同你太太用的。不過，一天也丟不得！離開巴黎，今晚晌可能的話，立刻從巴黎到笛永，從笛永到聖·克樓德，公共馬車的座位已經給你們定好了。再會，小心別叫人再看見你們！

傑洛穆 (感動) 喀爾魯!……(握住他的手)……不過,逃有什麼用?我們會馬上再

讓獸回來的……誰避得開委員會的鷹犬和洛布斯比耶的仇恨呢?

喀爾魯 他全曉得。

傑洛穆 誰他?

喀爾魯 是的。「廉潔的」洛布斯比耶。我提的議。不過,他雖說裝做不知情,我帶着他的

獸許來的。你的死妨害我們,顧爾茹瓦希耶,共和國抗着你的屍首,決無快樂可言。牠

太沈了。幫幫我們的忙,帶牠走罷!委員會閉着眼睛不看。你可別逼我們再把眼睛睜

開!別叫人獸住你!大家決不會原諒你的。

(他走出去。)

● 政治委員會 Comité de Sureté public, 也就是所謂「最高委員會」Le Grand Comité。

七九三年四月六日,議會感到外侮內患日急,採納蘇東的建議設立集中行政人才主持一切重要事務。

例如整頓國防，判決死刑，大權在握，議會不過加以追認而已。委員任期起初是一個月，後來洛布斯比耶一派得勢，延做一年。同年七月十日，黨東退出政治委員會，把他的命運交給別人裁奪，間接造成他的死因。

● 浦芮緹 Prieur de la Côte-d'Or 是國約議會議員，同時也是政治委員會委員，管理食糧供給問題。他站在喀爾魯一邊。他是法蘭西著名的工藝學校的創設人之一。一七六三年生，一八三七年死。當時政治委員會有一個同名者 Prieur de la Marne，另是一人名氣不大，而且常在外邊。

讓鐘 Jean-Bon Saint-André 同樣是議員兼政治委員會委員，管理海軍方面的問題，拿破崙時代，還做過外交官。一七四九年生，一八一三年死。

● 這是一條往瑞士去的路。第永 Dijon 在巴黎東南，是一個省會。聖·克樓德 Saint-Claude 是玉辣省的一個城邑，在道勒東南。

第十場

〔傑洛穆·顧爾茹瓦希耶坐在他的寫字檯前面，思索着。索菲臥室的門，小心翼翼地打開，索菲出來，她看着空屋子和背向她的丈夫。〕

索菲（低聲）他們走了嗎？

傑洛穆（沒有回身）走啦。

索菲 喀爾魯對你說了些什麼？

傑洛穆 沒有說什麼。（回過身子。）我們別拿沒有用的話荒廢辰光了！時候不多了。還是計算計算我們應該說的話罷。你過來，索菲。我們要講的話，不好讓旁邊，旁邊那個

人聽見。(他指着法萊走出的門。)那個人，你愛他……別回答！我知道。你太誠實，瞞不住的。(過了一時。)雖說你還不夠誠實，說給我聽。(她又做了一個手勢；他止住她。)不過，我決不責備你。你不能够說給我聽，原因是任何女人處在你的地位，全不能夠。因為我知道你的忠心，和心腸的柔軟。我可憐你。

[索菲站在坐着的傑洛穆前面，聽到這末幾句話，胳膊貼住身子，垂下頭，壓倒了。]

傑洛穆 (帶着一種憂鬱的微笑端詳她。)你多愛他!

索菲 (垂下頭。)我愛他。(稍緩)饒恕我!

傑洛穆 你是自由的。

索菲 (舉起頭，手伸向傑洛穆。)傑洛穆!告訴我……怎麼辦呢……

傑洛穆 這不該我回答。只有自個兒是自個兒的裁判。各人擔保各人。

索菲 可是你要輕視我的!

傑洛穆 不會的。我對於什麼也沒有恨，也沒有輕視。誰也不錯。錯的是人生。

索菲（手伸向他。）可是你，你要難過的！

傑洛穆 不會的。到了我的年紀，在如今這辰光，我不會再有時候難過了。你管你自個兒罷！你能夠快樂，快樂好了。

索菲（失望。）傑洛穆！

〔她倚住壁爐的橫架，臉放在手心，嗚咽着。傑洛穆感動了，站起來，走向她，父親一樣斜過身子。〕

索菲（擡起她的淚臉。）唉！我們也相愛過。爲什麼愛情要去呢？爲什麼愛情要變呢？

：對不住！我又在傷你的心……我的朋友，我始終對你有最虔誠的情感。早知道讓你今天難過，我寧可受罪到死，默不做聲……可是，好像一陣風，熱情一下子就吹開了門。牠獸住了我，拖着我去。怎麼辦？告訴我，我能夠怎麼着？我能夠拒絕他嗎？有誰能夠嗎？有誰能夠嗎？對嗎？合人情嗎？

〔傑洛穆憐慈地看着她，向她微笑着，同情地。隨後，他從寫字檯拿起喀爾魯留下的兩張護照，遞給她。〕

〔索菲機械地接過文件，看着，不明白。〕

傑洛穆 你們兩個人，今天晚晌，就動身。這幾張紙給你們打開巴黎的城門，直到瑞士邊境的法蘭西的道路。全籌劃好了：字簽好了，座位也定了。你們換換服裝，改改面貌，這在你們並不困難。去告訴法萊。你們趕快預備！今天晚晌他必須離開這兒。去罷！救他的性命，救你的幸福。

索菲（心頭好不惶亂。）我的朋友……你願意嗎？你願意嗎……不可能！

傑洛穆（安靜。）法萊必須救走。你不願意嗎？

索菲（熱衷。）是的，我願意。

傑洛穆 那麼，陪他走好啦！他不肯一個人走的。你也不應該叫他一個人走。我把你們交託給你們自個兒。別再遲延了！去罷！

索菲（俯向傑洛穆·願爾茲瓦希耶，舉起他的手吻着。傑洛穆想擺脫她的手。索菲站直了，然而沒有放鬆她丈夫的手；他們面對面站着，彼此動情地看着。）你真好……我不能夠接受。

傑洛穆 於心無愧，你能夠接受的。我們之間，一切公開。

索菲 我不能夠離開你。

傑洛穆 你的心已經離開我了。索菲，我們別再欺騙自個兒了！你的心是別人的。

索菲 噢，我痛苦！試想想，這個心，從前我給了你，今天我又收了回去！……我不願意！……

噢，我痛苦！我的心不是我的！……全撇下我，我自個兒也撇下了我！……我覺得光陰

流水，沈沈壓住了我。昨天，我是你的，我答應和你甘苦到底。現在，來到半路，我就丟下

你，再去挑起那點兒死灰復燃的愛情嗎？……呵！既然能夠復燃，還有成灰的一天！……

……我真就有十足的信仰，再給我來一個生命，到那兒去找生命和我的信心呢？……

噢，我痛苦！……

傑洛穆 生命，每天晚晌死掉，每天早晨活轉，不久會拿忘記和希望給你。別再思索了！去

罷！時候不多了！

〔他把索菲輕輕推向闔着法萊的屋門。他把護照放在她的手裏。〕

索菲 (接住護照，機械地看着，忽然多心上來。) 可是這護照，你怎麼得到的？

傑洛穆 管牠做什麼？

索菲 你從那兒弄來的？

傑洛穆 喀爾魯給我的。

索菲 爲什麼……爲什麼他給你護照？牠們是爲你用的。你同我。爲我們倆用的。那麼，我們必須出去嗎……一定是出了事……你有危險……

傑洛穆 (企圖移轉她的思想。) 不……沒有危險。

索菲 既然沒有危險，他做什麼來給你送護照呢？

傑洛穆 得了，別傻瓜啦！別胡思亂想，瞎添苦惱！現實就夠苦惱的了。你只想着救你的愛人就好！

索菲 我的愛人……顧爾茹瓦希耶，我姓你的姓，我還是你的女人。除非你我的聯繫斷絕，否則，我維持我的權利，我做妻的權利，我們永遠遵守的法則，彼此絕對真實……

你應當對我真實。說罷，別隱瞞了！

傑洛穆（靜了一時，應允了。）我們被告發了。巴姚賣了我們。他們知道我們藏着誰。他們晚晌來獸法萊。

索菲也來獸你。

傑洛穆喀爾魯的友誼能夠保護我的。說夠了！預備動身能穿暖和一些。理好隨身的東西。我去找法萊來。

〔他過去開門，法萊却出來了，神情粗獷，衣服零亂。〕

第十一場

法萊（向四周射出焦急的視線。）他們不在這兒了嗎？

傑洛穆 不在了。可是，他們要回來的。

法萊（焦憂。）什麼時候？

傑洛穆 我不知道。

法萊（大步，不安，搜索屋子，看出窗戶，聽聽門外，不斷在走。）逃到那兒？藏到那兒？

傑洛穆 法萊，我有話同你講。

法萊（依然不聽。）我不要回到你方才關我的那個密室去。我受不了那種不動勁兒。

我在那兒，躺著，擠著，就像裝在我的棺材裏頭。我聽見他們在屋子裏頭走動。他們碰著我貼住睡的那堵牆；我哪，悶著氣，不能夠做一個手勢保護我自個兒……我受不下去了！……我決不回到那兒去。

傑洛穆（坐下，安靜。）你決不回到那兒去。聽我告訴你的話。

法萊（不安）他們要回來，你說？

傑洛穆（安靜。）我們還有時候談談。

〔他做手勢叫他坐下；法萊坐下，但是，雖說聽著顧爾茹瓦希耶講話，他不安的注意力却窺伺著外邊的嘈雜。

傑洛穆（安靜。）我已經決定叫我女人離開巴黎一些時。打去年冬天以來，她的身體就壞了。她要去克呂尼那邊，她叟恩的家鄉過兩個月。●按理應當我陪她去。不過，公事決不許我……

〔法萊從他的椅子站起，蹣跚上樓梯的脚步。

法萊（啞聲）有人來……

〔一時的沈靜，傑洛穆似乎沒有聽見。索菲聽着，不動，坐在壁爐前面。她過才在壁爐裏面燃起了一小捆柴火。法萊伏下身子，準備好了跳向進來的人。〕

索菲（安靜）是到樓上去的。

〔法萊重新坐下。〕

傑洛穆（接着講下去，好像話沒有被人打斷）我不能夠陪她去。這兒是我的護照。你替我走一趟。

法萊（驚呆）我！

傑洛穆（依然）這樣，你一邊照料她，一邊就可以溜出捕你的羅網。送她到了家鄉，好。比克呂尼人，你就靠近邊疆了。此外隨你去做，我不過問了。

〔法萊站起來，接過額爾茹瓦希耶給他的護照，摺了又攤，攤了又摺，激動到說不出話來。〕

〔在還以前，索菲聽着，思維着，看着這兩個個人，然後，不做聲，撕掉她的護照，扔到柴火裏面。她站起來，走向法萊。〕

索菲（向傑洛穆，他做手勢叫她不要言語）不，我的朋友，讓我說句話；什麼事全不該

隱瞞才對。(向法萊，帶着一種堅定的溫柔。)克樓德，我丈夫曉得我們要好。我把實情全向他說了。他很寬大，隨我作主跟你走。我決定了。隨我作主，我要陪伴我丈夫。我把我給他，自個兒作主，永遠給他。我的心從來沒有捨棄他。我這樣一走，可真捨棄了。一個志氣高傲的靈魂決不違信的。我願意分他的甘苦。以往如此，永遠如此。

〔她走向她丈夫，把手給他。〕

傑洛穆 (感動) 我沒有權利再留你。我會連累你危險的。

索菲 (快而低) 好啦！別讓他知道！

法萊 (辛辣) 呵！你從來沒有愛過我！

索菲 我愛你，法萊。我永遠愛你。不過，我們要是做不了主不受愛情的痛苦，我們可做得了主不做愛情的玩具。

法萊 (辛辣) 你從來沒有愛過我！你只愛你高傲的志氣。

索菲 (溫柔) 我的朋友，我要是沒有你所說的高傲的志氣，這可憐的受了傷的志氣，

你會那樣愛我嗎？軟弱，水性楊花，三心二意，不忠於我的信誓，你會長久愛我嗎？我們會快樂嗎？我們有的只是幸福完結，愛情凋殘的恐怖。愛情拋下我們，我們看到的只有孤零零的你，零落滿地。

法萊（激烈。）管牠哪！反正我有你了！

索菲（帶着一種憂鬱的微笑。）反正你毀了我……得啦，你得救你自個兒，我可憐的打蟲膠！人家看，你如今不是鷹，倒是一個蟲，別再談啦！想想逃走的方法罷！

法萊 我決不要走！沒有你，決不走！

索菲 我燒了我的護照。我沒有法子走了。

法萊 至少，不要今晚跑走！我要在你這兒過今天這一夜。

傑洛穆 人家知道我窩藏你。不到半夜，你就捉去了。

法萊 不會的！你騙我！你撒謊！

傑洛穆 你回頭就知道了。他們隨時有來的可能。

法萊 假的！……（他聽着。）我聽見他們來了！……不對……我決不走。我留在這兒。

傑洛穆 （安靜。）那麼，就留下好了！你準備好了死嗎？

法萊 （一陣寒戰，搖動他。）死！……不！不！我不要死！……死！……怕死人……

傑洛穆 （安靜。）一點鐘以內捉住，明天早晨判決，黃昏上斷頭臺……

法萊 （不克自制。）明天黃昏，在這時候，一堆肉，扔在小車裏頭，丟到亂墳坑……我！

……決不……我不要死……救救我……

〔彷彿錯亂了，手抓住椅背，他倒在一隻空椅的腳邊。〕

傑洛穆 那麼，準備逃走了。

〔他站起來，同他女人聚了些東西，衣服，食物，給法萊收拾了一捆行李。法萊慢慢起來，沈沈地呼吸，頭低着，他不敢看他屋裏走來走去的朋友，他拿背給他們，站直了，倚住椅背，面向觀眾。〕

法萊 我慚愧……

索菲 （走向他，拿一件大衣披向他的兩肩。）我們要救你的朋友！

法萊 我慚愧……

索菲（母親一樣幫他穿著。）不用不着慚愧！我愛你願意活下去。生命在你還可貴，我心裏只有快樂。

法萊 我恨生命，我要生命。我不能夠，我不能夠看着我丟掉牠……噢，天呀！方才怎麼的啦？我真慚愧死了……索菲，爲了同你在一起，我冒了萬死趕來，一路上除去擔憂看不見你，我什麼也不害怕。可是如今，如今……我不能夠再忍受死的念頭……不用你憐惑的眼睛看着我！我多叫你討厭我！

索菲（低聲。）朋友，我從來沒有像現在更愛過你！

法萊 呵！現在我看見了你，我倒失掉我的力量了。我捨棄了的性命，現在我又知道牠的價值了。我不願意再離開牠了……（沈痛。）我是一個懦夫。我害怕。

傑洛穆（熱切地走向他。）不要折磨自個兒了！不要責備你沒有力量！我們知道，我的朋友，沒有人比你更勇敢的。然而，最勇敢的也還是人。你把你的力量用到不能夠再

用的地步。你支持了五個月非人的鬥爭。疲倦就像一塊石頭，忽然落到你的身上。你倒了。不過你是打仗打倒的。退出戰場好了。你能夠昂頭走開。你應當退出。離開巴黎！

走出法蘭西！避開你的政敵！好好休息一下，再做新的戰鬥！

法萊（漸漸被這些話安慰住，站起來，情願動身了。）不過，你以後也來？

傑洛穆（有趣地。）我不是永生不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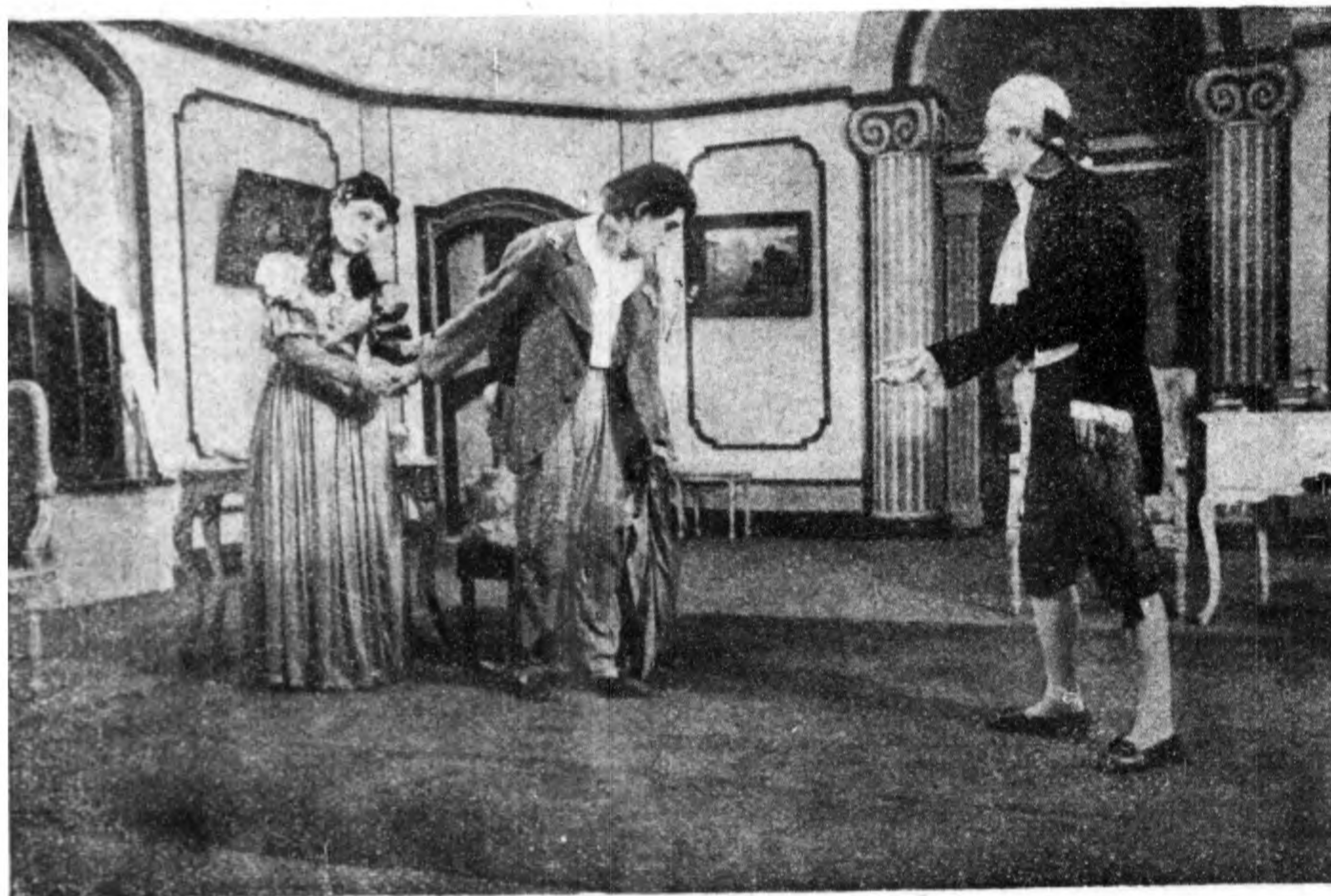
法萊 可是你，索菲……怎麼樣？或許，有一天……

〔他陡然止住，偷偷瞥了顯爾茹瓦希耶一眼，低下頭長長地吻着索菲的手，走向門，將要出去，他轉回身子，看見顯爾茹瓦希耶向他伸手，遲疑了一下，握住他的手，最後看了索菲一眼。〕

再會！

〔他走出去。〕

● 史恩 Saone 是法蘭西東部的河流，同時也是省名，緊貼玉辣省的西境。克呂尼 Cluny 是糧的倉庫。到了這裏，就很容易送往瑞士去了。



法萊 再會!

第十二場

〔餘下傑洛穆·賴爾茲、瓦希耶和索菲。夜忽然來了。傑洛穆還看着法萊出去的門。索菲走近窗戶，隔着窗簾往外望。〕

傑洛穆（有趣地）我相信這傻孩子方才打量我活不久哪。

〔他走向壁爐，燃起燭臺。〕

索菲（不再瞭望了，走向壁爐，帶着一種懇切而憂鬱的嘲諷）不過，我活多久他倒沒有在意。

〔她轉向她丈夫，把手伸給他。他握住她的手，多情地看着她。〕

傑洛穆 你不懊悔？

索菲 一定來捉拿嗎？

傑洛穆 任何逃走的機會也沒有。

索菲 那麼，來好啦。

〔她抽出的手。他們兩個人全坐下，圍着垂熄的爐火。〕

傑洛穆 我們最後的一個夜晚。

索菲 我覺得我輕鬆了好些。再也不用決定什麼事。再也不用鬥爭。再也不用想望。只要

把我們交給爲了我們而在想望的事物，把我們交給夜流就好。

〔傑洛穆挨近她，一往情深地端詳她。她把頭靠着她丈夫的肩膀，坐在他旁邊，膝蓋碰着膝蓋，手動也不動，放

在他們的膝頭。他們夢想着，微笑着，看着火。下面的對話，差不多全用低聲在說。〕

索菲 （溫柔，安靜。）我親愛的好丈夫，你一句話也不說，就爲我犧牲了！

傑洛穆 想望我的愛人幸福，不算犧牲。

索菲 我如今快樂。

傑洛穆 你希望安慰我。

索菲 (安靜, 緩慢; 但是, 最後幾句話藏着一片顫索。) 不, 我的朋友, 我說的是真話。我們離開了苦海, 我已經把我的痛苦留在對岸了。呵! 我的頭靠着你的肩膀, 看着痛苦越去越遠, 要多舒坦!——停住! 別動!——還有這人間地獄, 牠的熱情, 牠的瘋狂和牠的恐懼, 全越去越遠了!

傑洛穆 他還沒有厭倦, 我們的法萊。

索菲 (依然; 兩個人輕輕微笑了一笑。) 可憐的孩子……是的, 他多盼望再跳進人海呀!……你想他逃得掉嗎?

傑洛穆 我這樣希望。

索菲 多幸福!……不過, 我怕他知道了我們的命運要難受的。

傑洛穆 生命最有力量。

索菲 是的，我相信……可憐的法萊！

傑洛穆 你還記得，索菲，我們在這屋子消磨的長夜嗎？坐在桌子旁邊，讀着書，你看着我工作，我看着你夢想，兩個人全在夢想：因為一切，思想，工作，科學，愛情，一切是夢想；你把你的夢想獻給我，我把我的獻給你；有時候，逢到困難，我求你明淨的慧心幫忙，我的好女顧問……

索菲 我全記得，打第一夜我做新娘子走進這所老房子以來，我全記得。我們才結了婚。你雖說已經有了名聲，你還是怕我，因為我年輕，你已經不年輕了。那時候，——只有我們兩個人，——你走過來，你低聲對我講：『原諒我愛你！』

傑洛穆 你原諒我了嗎？

索菲 當時我只有感激。今天晚晌，這末一晚晌，我方才又找到了牠。你得原諒我把牠忘掉了！

〔她把前額伸給傑洛穆，他吻着她的前額。〕



傑洛穆 爲了征服牠。

傑洛穆 我呀，我的索菲，我從前也忘掉，也忘掉我勇敢同誠實的責任。今天晚晌，我回來的時候，我還多沒有力量！直到我覺得丟掉你了，我才提起決心的力量。

索菲 在這受折磨的人世的迷宮，我們倆全迷了路……多謝這最後的辰光，叫我們又尋見了自個兒，又尋見了我！

傑洛穆 『如今，你放你的僕人上路……』 ● 我們已經走到了……聽！在荒涼的街頭，有脚步來……

索菲 （她的痛苦甦醒了。）可是，我們一切偉大的計劃，我們一切被驅的希望，我們一切毀了的工作，一切隨我們死去的東西……

傑洛穆 （聽着。）他們上了臺階……

索菲 （痛苦。）至少，我們有一個小孩子留下來就好了……爲什麼爲什麼要把生命給了我們呢？

傑洛穆 （堅定。）爲了征服牠。

「一陣沈靜。他們站起來。索菲倚着傑洛穆，看着他，微笑，順從。直到臨尾，他們不再離開，面對面，站直了，索菲的頭靠住傑洛穆的肩膀，彼此看着。他們連門開也不注意。」

「聽的見聲音來了。」

索菲（帶着一種微笑的憂鬱。）征服……再會，我的朋友。「月桂剪下來了……」

「有人粗野地砸門。」

傑洛穆（十分溫存。）「美人在那兒要去把牠們檢起來……」

索菲（指着開幕時候留在桌子上面的一枝丁香。）「不，還是把這死了的新枝子，這丁

香花給我……」

「額爾茲瓦希耶把開花的枝子給她。她吻着牠。」

「門開了……一隊武裝的人民。」

● 這句話是新約路加福音第三章西面 Simon 死前的話：「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這人又

公義，又虔誠，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又有聖靈在他身上。他得了聖靈的啓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見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聖靈的感動，進入聖殿，正遇見耶穌的父母抱着孩子進來，要照律法的規矩辦理。西面就用手接過他來，稱頌上帝說：「主呵，如今可以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是照萬外那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孩子的父母因這話就希奇。」（二十五節到三十三節。譯文是美華聖經會的新約全書。譯者另譯西面的話，所以和新約全書的譯文不同。）

附
錄

羅曼羅蘭小傳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當代最偉大的文豪，世界聞名的大勇主義者及國際主義者，以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生於法國諾勿爾 Nivernois 省克拉美西 Clamecy 城的一個中產之家。父親是法官，母親是愛好音樂的舊教教徒。羅蘭五六歲時就由家庭方面得到音樂的陶養，那時已認識了貝多芬的偉大，這對於他日後思想的形成與天才的發展，實有很大的影響。一八七〇年普法戰役後不久，由家庭送入克拉美西的一個中學校，習修詞科。後又轉入工藝學校 École Polytechnique，研習科學，但他性近藝術，與所學科目有格格不入之苦。一八八二年全家移居巴黎，是年十一月考入大路易中學

Lycee Louis-le-Grand，畢業後於一八八六年七月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 École Normale 先學文學，後改攻歷史，這兩個學校給他以認識良師益友的機會，對他以後事業裨益甚多。二十二歲時（一八八七）讀到託爾斯泰名著藝術論的譯本，那裏面對貝多芬等人痛下針砭，羅蘭讀後覺得自己思想彷徨，信仰搖動，在苦痛中給這老思想家去了一封長信，訴說自己內心的矛盾。不料是年十月間竟得到託翁一封三十八頁的回信，對他所提出的問題予以誠懇剴切的解答，那時他正讀高師第二年，由此信便建立了他爲人類崇高理想奮鬥的志願。一八八八年作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我相信因爲那是真的 *Credo quia Verum*，這是一種哲學的自白，寫好而未印行。一八八九年八月畢業，考得歷史地理教師學位。是年十一月被學校派往羅馬考察，並採集歷史資料。由先生毛魯 Gabriel Monod 的介紹，在羅馬結識了七十二歲的德國理想家瑪爾維達·豐·梅森 柏女士 Malvida von Meysenberg，這個遇合給他思想人格以極大的影響與啓發。後來他們不絕通信，直到她死。羅蘭考察期滿歸國，一八九二年在巴黎結婚。是年又奉派赴

意，翌年返國。一八九五年作成他的學位論文現代歌劇之起源 *Les origines du théâtre lyrique moderne*，得博士銜，並受到法國國家學會 *L'Académie Française* 的褒獎。自是便在母校任教。一九〇三——一〇年，又在巴黎大學教音樂史。一九一〇年十月在巴黎大街閑行，被汽車鞭傷左臂，幸救治得法，得免於死。從一八九五年直到大戰，是他創作力最活躍的時期。那時正當德賴夫斯 *Dreyfus* 大尉被誣叛國的事件（一八九四）引起全國騷動，他埋頭寫作羣狼 *Les Loups* 一劇，於一八九八年用聖正義 *Saint Juste* 的筆名發表，為德賴夫斯辯護，主持公道，曾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後來因鑒於左拉等文壇名宿相繼謝世，巴黎文藝界日趨膚淺與墮落，乃與舊友白吉 *Charles Peguy*、徐阿賴斯 *André Suarès* 等創辦兩週評論 *Cahiers de la Quinzaine*。一九〇〇年創刊，一九一四年休刊。羅蘭主要著作，大都先在此刊發表。他早年劇作除羣狼外，尚有聖路易 *Saint Louis*（一八九七）、愛爾 *Abri*（一八九八）、理智之勝利 *Le Triomphe de la Raison*（一九〇一）黨東 *Danton*（一九〇〇）七月十四日 *Quatorze Juillet*（一九〇一）將

至之日 *Le Temps Viendra* (一九〇三) 孟泰絲邦 *La Montespan* (一九〇四) 等等，這些戲因陳義過高，沒得到很大成功。此外關於戲劇理論方面有民衆劇院 *Le Théâtre du peuple* (一九〇三) 關於音樂家及名人傳記的也不少，較著名者有米勒傳 *François Millet* (只有英文本，一九〇二) 貝多芬傳 *Vie de Beethoven* (一九〇三) 米開朗吉羅傳 *Vie de Michel-Ange* (一九〇六) 往日音樂家 *Musiciens d'autrefois* (一九〇八) 現代音樂家 *Musiciens d'aujourd'hui* (一九〇八) 託爾斯泰傳 *Vie de Tolstoï* (一九一一) 等書，這些著作使他聲名漸次廣播，但除這之外，他同時埋頭於十大卷約翰·克芮斯道夫 *Jean Christophe* 的寫作，這部書以一個德國音樂家的一生事蹟為經，以大戰前二三十年間的歐洲生活為緯，表現出他全部壯偉豐富的人生觀，宇宙觀，及藝術觀，被譽為二十世紀第一部最偉大的小說。當牠一九〇四年二月開始發表於兩週評論時，已引起社會的注意，未出齊即有譯本，一九二二年十卷出齊，聲名大著，因於一九一三年得到法國國家學會的偉大文學獎金。此後他又從事寫作高拉·布洛寧 *Colas*

Brunson 藉一個法國藝術家的故事來替法國寫照，一九一九年全稿殺青。當這工作正在進行之際，適值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時他正居瑞士日內瓦湖畔的Verve，痛感人類自相殘殺之荒謬與各國當局欺騙民衆之悖理，從一九一四年九月至十月，在日內瓦日報連續發表維護人道的非戰論文，並向德比等國知識分子呼籲解除人類仇恨，這些文字後來都收進超乎戰爭 *Au-dessus de la Meute* (一九一五) 及先鋒 *Les Précurseurs* (一九一九) 兩論文集。此時法國社會有許多人對他加以抨擊，說他背叛祖國，他不能歸國，遂在日內瓦紅十字會醫院服務，料理雜事，並替傷兵寫信。一九一六年得到瑞典諾貝爾學會一九一五年度文學獎金，悉數捐贈救濟事業。又召集一批熱情的青年作者，在當局監視下為理想奮鬥。當居留瑞士五年中，作了笑劇里呂里 *Liluli* (一九一九) 以諷時，戰後一九一九年六月廿六日，即和約簽字前兩日，在人道報發表精神獨立宣言 *Declaration d'Indépendance de l'Esprit*，籲請全球知識界破除國家偏見，共謀人羣幸福，各國知識界領袖同情簽名者有百餘人之多。一九二〇年重返巴黎，是

年發表他在大戰中所著的兩部小說，一爲彼得與露絲 *Pierre et Lucie*，一爲克萊朗寶 *Clerambault*（此書標題爲大戰時期一個自由良心的故事），一九二二年又出鉅著入迷的靈魂，*L'Âme enchanée*。一九二五年出愛與死的搏鬥，*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又因同情印度甘地，於一九二六年出甘地傳 *Mahatma Gandhi*，此後思想漸漸左傾，由人道主義轉向於社會主義，同情蘇俄，對世界法西斯主義攻擊不遺餘力，並號召青年爲社會主義而奮鬥。這些文章多先發表於歐羅巴雜誌，後收在奮鬥十五年 *Quinze Ans de Combat*（一九三五）文集之內。一九三五年赴俄，與故文豪高爾基會面，備受蘇俄民衆歡迎。西班牙內戰中，他宣言同情政府軍，遠東衝突中，與大科學家愛因斯坦等聯合宣言同情我國；捷克風雲中，又發表聲援捷克的論文。一生專爲人類自由平等幸福的前途而奮鬥，他是我們人類文化最純潔，最偉大，最前進的導師。

本 事

人世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事蹟：幸福的人不一定要活着，活着的也不一定就有幸福。有人活着爲了愛情，有人爲了信仰，有人爲了理想，可是同時就有人視死如歸，也爲了愛情，爲了信仰，爲了理想。這裏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他們不爲自己活，也不爲自己死。他們偉大的人格形成他們崇高的舉止。

一個飢寒的冬天才過去。現在正是丁香花盛開的三月末梢。顧爾茹瓦希耶夫人約了四位老少朋友一同來欣賞明媚的春光。他們唱着歌，跳着舞，做着愛，好像已經忘掉彼此的憂患。但是，誰忘得掉街上過着上斷頭台的囚犯行列，報上登着列強的軍事行動。

國會方面還在做些自相殘殺的勾當。幾個月以來，巴黎的山嶽黨把吉隆德派收拾了一個乾淨，如今又輪着山嶽黨在分裂火併。什麼時候是個了局呢？親友全死光了。活着的也朝不保少，天天在出賣自己的親友。

幸福的似乎只有顧爾茹瓦希耶夫婦。人人羨慕，但是，誰也想不到他們的結合早就有了裂痕。顧爾茹瓦希耶對於政治的信仰起了動搖，漸漸由沈默而中立，由中立而反抗，終於決然和暴力分手。廉潔的統治者洛布斯比耶要他投票判決革命元勳黨東的死刑。他沒有投票，擅自離開了會場。他年輕的夫人這時正在家裏款待她的情人法萊。

這是中央政府通緝的一個罪犯，死裏逃生，從吉隆德省冒了萬險來到巴黎，只爲重溫一下他的舊情。他嚐夠了人情世故，如今愛情是他僅有的一線光明。他來的時候恰好趕着顧爾茹瓦希耶夫人和客人談笑。一個叫做巴姚的老頭子害怕連累自己，先暗地向當局告發了法萊的行踪。公安委員會的軍警眼看就要搜查來了。

顧爾茹瓦希耶發覺法萊是他的情敵。他沒有出賣這英勇的亡命者，把人家爲了救

他而給他的冒名護照轉送過去。法萊可以替他陪伴他年輕的夫人離開巴黎，一同奔往自由的瑞士。顧爾茹瓦希耶夫人聽見他的安排，靜靜地燒了她那一份護照。她決計留下陪着她捨身取義的丈夫。她要跟着他一塊兒殉難。

現在他們恢復了那久已失去的新婚的幸福。生帶走了痛苦，死帶來了平靜。黃昏來了，軍警逮捕他們來了。

爲什麼要把生命給了我們？

爲了克服生命！

士！
暫時的是現實，永生的是理想；最後的勝利是你們的，死去罷，你們爲人類活着的戰

演 員 表

(出 演 社 藝 劇 海 上)

傑洛穆·顧爾茹瓦希耶·····	章杰
索菲·顧爾茹瓦希耶·····	藍蘭
克樓德·法萊·····	翁仲馬
拉薩爾·喀爾魯·····	徐立
帶尼·巴姚·····	夏風
浩萊斯·布瓊·····	莫言
勞到伊斯喀·絲芮齊耶·····	柏李
克努芮絲·蘇西·····	小鳳
克辣巴·····	周起

跋

現在，多謝朋友們——特別是巴金兄——的督促，我終於破除時光，不顧身體，斗膽將愛與死的搏鬥的翻譯清理成功。這齣戲爲「上海劇藝社」的排演特地趕出，距今已歷七個月了。關於當時的熱鬧以及節外生枝的筆墨官司，用不着糟蹋我敬愛的讀者的寶貴光陰，我這裏抱着遺憾祇好一筆勾削。愛與死的搏鬥已經有過兩種譯本流行，一種是「創造社出版部」夏萊蒂與徐培仁的愛與死之角逐，一種是「泰東書局」夢茵的愛與死。後者我沒有讀到，前者我也無所褒貶。羅曼·羅蘭在他的序言裏面說到他所用的對話（他說做「過分造作的文字」，我希望不是）

「這種演說的語言不止引起一種誤會，而外國的詮譯者簡直無從避免。因為他們就沒有承受我們感覺樣式的本能的傳統。」

有了這話做口實，我想，每個「外國的詮譯者」大可不必捫心自問了。他舉了史評家泰尼做例，「不能夠透過文字音節的人為鋪張，或者走出咬文嚼字的煙霧迷漫，理解國約議會學究們的吞噬的熱情，可怕的誠實。」然而，對於我們「外國的」後生小子，問題還要杌隉一層。不像一個普通的法國人，我們沒有法國語言的本能的感觉，還不說羅曼·羅蘭所說的歷史上的風格的感覺。我們的瞭解要有三重扞格：第一，「大革命」的歷史的知識，第二，「大革命」的靈魂和語言，第三，一般的法蘭西的生活和語言。把這些全放下，我們還得加上一條中國語言的距離。

明瞭這重重的關山，我就更加同情愛與死的搏鬥的譯者諸君，也就越發原諒自己的不安。因為學力，時間和材料的限制，我沒有能夠加細註釋若干典故的出處，希望再版時節，得以一一補入。對於我們外國讀者，一部歷史的文學傑作，特別需要這種繁雜的工

作。

「上海劇藝社」的公演，先是四天（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後是兩天（十一月五日和六日），共總十二場，引起孤島上熱烈的反應。一位觀衆把「大革命」比做煉獄，然後道：「孤島就是煉獄，我們需要像愛與死的搏鬥那樣的火焰。」（申報）另一位觀衆分析生存和生活的差別，推論道：「一個『人』無論生是死，應該『有意義』倒轉來說應該『有意義』，不論生與死。正是『是氣所磅礴，凜然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新聞報）把這些靈魂激盪的鄰鄰譯給羅曼·羅蘭知道，明白中國（尤其是上海）今日和他劇作的精神，何等密合，何等需要卓然的啓示，他一定會和上演羣狼時節一樣興奮，一樣欣納他的成功——爲人類不朽的精神服役的使命！

附錄之中，「羅曼羅蘭小傳」是陳西禾兄的手筆，借供讀者參考。「本事」是譯者給說明書寫的外附「上海劇藝社」公演舞臺面五幀。

版初月九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三十第

編主金巴

人行發

林文吳

所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里豐慈路西山海上

所刷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鬥搏的死與愛

著蘭羅曼羅

譯吾健李

角五價實

280



0.50	上海表壳
	¥0.30
	福